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1 曾4

7 5 2

4



七
周
卷
易
外
傳

1 曾 4
752
4

周易外傳
七卷

光緒癸卯仲夏
通文書局石印

周易外傳目錄

卷一

起乾訖否二十八論

卷二

起同人訖離二十三論

卷三

起咸訖井二十四論

卷四

起革訖未濟三十論

卷五

繫辭上傳十六論

卷六

繫辭下傳十五論

卷七

說卦傳七論 序卦傳一論 雜卦傳一論

周易外傳卷一

船山遺書



道體字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者也物生而有象象成而有數數資乎動以起用而有行行而有得於道而有德因數以推象道者道也道自然而弗藉於人乘利用以觀德德不容已者也致其不容已而人可相道道弗藉人則人與物俱生以俟天之行而人廢道人相道則擇陰陽之粹以審天地之經而易統天故乾取用之德而不取道之象聖人所以扶人而成其能也蓋應選於陰陽者其起人之大用者而通三才之用也天者象也乾者德也是故不言天而言乾也且夫天不偏陽地不偏陰男不偏陽女不偏陰君子不偏陽小人不偏陰天地其位也陰陽其材也乾坤其德也材无定位而有德德善乎材以真位者也故曰天行健行則周乎地外入乎地中而皆行矣豈有位哉是故男德剛而女德柔君子德明而小人德暗男女各有魂魄君子小各有性情男不無陰而以剛奇施者其致用陽女不無陽而以柔偶受者其致用陰是故易之云乾者且致用者而已絲此言之君子有情小人有性而明矣故小人之即於暗也豈無類光不昧知慚思悔之時哉此則乾之麗於小人者未嘗絕惟恃其自然忘其不容已則乾不絕小人而小人絕乾故易於小人未嘗不正告焉穆姜筮占四德而懼其驗也六陽之卦為乾乾為天易不云天而云乾用此義也或曰男不偏陽女不偏陰所以使然者天地天不偏陽地不偏陰所以使然者誰也曰道也曰老氏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今曰道使天地然其是先天地而有道矣不偏而成是混成矣然則老氏之言信乎曰非也道者天地精之粹用與天地並行而未有先後者也使先天地以生則有有道而無天地之日矣彼何遇哉而誰得字之曰道天地之成男女者日行於人之中而以良能起變化非碧霄黃墟取給而來觀之矣况於道之與天地且先立而旋造之乎若夫混成之云見其合而不知其合之妙也故曰无極而太極无極而必太極矣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各有其時一動一靜各有其紀於是者乃謂之道今天水穀之化為清濁之氣以育榮衛其化也合同其分也纖悉不然則病道有留滯於陰陽未判之先而混成者則道病矣而惡乎其生天地也夫道之生天涯者則即天地之體道者是已故天體道以為行則健而乾地體道以為勢則順而坤無有先之者矣體道之

全而行與勢各有其德無始混而後分矣語其分則有本極而必有動靜之殊矣語其合則形器之餘終無有偏焉者而亦可謂之混成矣夫老氏則惡是以語此故聖人見道之有在於六陽者而知其為乾之德知其德之化則

擇而執之以利用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也

貞者事之幹也信也於時為冬於化為藏於行為土於德為實信也實則四德何以不言智乎象云大明終始六

位時成則言智也今夫水火資之以能熟木資之以能生金資之以能榮土資之以能浚是故夫智仁資以知愛之

真禮資以知敬之節義資以知制之宜信資以知誠之實故行乎四德之中而徹乎六位之終始非智則不知終始

非智則不知始故曰智譬則巧也巧者聖之終也曰擇不處仁馬得智擇者仁之始也是智統四德而偏歷其位故

曰時成各因其時而藉以成智亦尊矣雖然尊者非用者非尊其位則寄於四德而非有專位也今夫水非火則

無以濟非木則無以屯金非則無以節非土則無以比是故夫智不麗乎仁則察而刻不麗乎禮則慧而輕不麗乎

義則巧而術不麗乎信則變而譎俱無所麗則浮蕩而炫其派明幻妄行則君子荒唐機巧行則細人婢閭故四德

可德而智不可德依於四德效大明之功而無專位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知而後行之行為貴而非但知也惟

不知此故氏老謂上善之若水而擇以瓶水青天之日為妙悟之宗具下者則刑名之察權謀之機皆崇知以廢

德乃知大易之教為法天正人之極則也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逝者逝矣而將據之以為德乎

先儒之言元曰天下之物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有得而後有失非得而何以有失也請

為之釋曰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則既推善於大始矣抑據成敗得失以徵其後先則是形名器數之說非以言德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安就善而言元固為之長矣比敗以觀成立失以知得則事之先而善之長乎象曰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元者統大始之德居物生之先者也成必有造之者得必有予之者矣臻於成與得矣是人事之元竟

豈生生之大始乎有木而後有車有土而後有器器生於木土為所生者為之始揀之斷之植之植之車器乃成

而後人乃得之既成既得物之利用者也故曰利物和義成得之未敗失者利物之義也夫一陰一陽之始方繼乎

善初成乎性天人授受往來之際止此生理為之初始故推善之所自生而贊其德曰元成性以還凝命在躬元德

經而仁之名乃立天理日流初終無間亦且日生於人之心惟嗜欲薄而心曠開則資始之元亦日新而與心遇非

但在始生之俄頃而程子雞雖觀仁之說未為周備要其胥為所得所成之本原而非從功名利賴之已然者事敗

失之先則一也意者立成敗得失之衡以破釋氏之淫詞邪則得之爾矣釋氏之言銷總別同異成壞之六相使之

相參相入而曰一念緣起無生蓋欲齊成敗得失於一以立真空之宗而不致敗者敗其所成失者失其所得則

失與敗因得與成而見在事理之已然有不容昧者故成與得以著天理流行之功効使知敗與失者皆人情物

喪之積而非事理之所固有則雙泯理事捐棄倫物之邪說不足以立雖然於以言資始之元則未也是故合成就

齊得失以為宗釋氏緣起之旨也執成敗處得失以為本法家名實之論也執其固然忘其所以然而天下之大本

周易外傳卷一

德矣非龍德而尸其位宜有辜哉故初之勿用天所以教其化人所以深其息故曰君子以成德行日可見之行此之謂也

天以不遠物為化聖人以不物遠為德故天仁愛而聖人忠怒未有其德不能無歉於物有其德者無所復歉於己初之為潛龍德矣成龍德成而有絕類於愚賤之憂則大而化者二之功過而察者將毋為二所之不屑也雖然彼龍者豈離田以自伐其善哉故曰見龍在田王道始於耕桑君子慎於結禮尸愚賤之勞文王所以服康田也修愚賤之節衛武所以勤洒掃也故天下蒙其德施言行詳於辨聚坦然寬以谷物温然仁以畜眾非君德誰能當此哉位正中而體居下龍於其時有此德矣然則馳情於元悅傲物以高明者天下豈利見有此大人乎

九四之躍時勤之也九五之飛時叶之也上九之亢時窮之也若其德之為龍則均也夫乾盡於四月而垢起焉造化者豈以陽之健行而怙其終哉時之窮窮則災矣然而先天而弗違則有以消其窮後天而奉其時者則有以善其災故曰擇禍莫如輕知擇禍者悔而不失其正此之謂也宋均之不肖竟舜之窮也桀紂之喪師禹之湯窮也堯舜不待其窮而先傳之賢以消其窮災不待而犯焉禹湯之持其窮也建親賢崇忠賢不能使天下無湯武而非湯武則夏商不亡終不喪於□□盜賊之手景毫之命宗周之步猶焉湯湯諸廷而授之兵三代以下忌窮而悔所以處元者失其正也而莫災於秦宗之季秦祚短於再傳宋寶淪於□□彼蓋磨磨然日喪亡之為憂而罷諸侯削兵柄自弱其輔以延盜賊□□而使乘吾之短垣速其末也而悔而不得則抑可為大哀也已嗚呼龍德成矣而人能

不亢亢而不能不災君子於乾之終知垢之始亦勿俾羸豕之踴躍□□□□哉天積日以為歲功歲功相積而德行其中然期三百六旬之中禮一日以為之始則萬物聽命於此一日德有以繫而不富矣且一日主之餘日畔之一日勤之餘日逸之其為曠德可勝言哉夫用九者天行之健不得不極故其策二百一十有六自又至于初授一策以極於大暑後之四日夏功成火德伏而後天之施乃訖焉則前乎此者雖夏至當上九之亢而乾行固未息也故坤不待期之半而乾行過之其剛健精神自彊不怠者六爻交任其勞而不讓二百一十六策合致其能而不相先群龍皆有首出之能而無專一之主故曰天德不可為首明非一策一爻之制

命以相殺也然則一元之化一代之治一人之身生一善之集一日之修一念之始相續相集何有非自彊之時可曰得其要而不勞擇其勝而咸利乎故論必定於蓋權德必馴於至極治必臻於繁仁用九之吉言以此爾自老氏之學以處尊居後玩物變而成其衰言易者惑焉乃曰陽剛不可為物先夫雷出而發榮氣升而灰動神龍不為首而誰為首乎德不先剛則去欲不淨治不先剛則速信不速婦乘夫臣于君□□夏皆陽退聽以讓陰柔之害也况足以天語德乎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大哉易不言中而可繹矣夫離田而上即天也離天而下即田也出乎田未入乎天此何位乎抑何時乎析之不容毫髮而究之則肆其彌互保合之為太和而不保不合則間氣乘而有餘不足起矣乘而下退息於田而為不足乘而上進與於天而為有餘不足則不可與幾有餘則不可與存義勉其不足之謂又裁其有餘之謂節節文著而禮樂行禮樂行而中和之極建是故幾者所必及也義者所必制也人為之必盡一間未達而功較密也夫化之無方出位以思而反失其素也舍愚不肖之倫而絕賢知之妄日夕焉於斯擇之執之惡谷不乾乾惕若哉夫九三者功用之終過此則行乎其位者功用者我之可知而位者我之所不可知也功用者太和必至之德位者太和必至之化也德者人化者天者我之所能天者我之所不能也君子亦日夕於斯知能而兢兢焉有餘不足之為憂安能役心之察察強數之宣宣者哉此九三之德以固執其中盡人而俟天也若釋氏之教以現在為不可得便與過去未來同消歸於幻妄則至者未至而終者查不知其終矣君子服膺於易執中以自健舍九三其誰與歸

坤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者至靜者不至故乾二十四營而皆得九九者數之至也坤二十四營而皆得六六者數之未至也數至者德亦至數未至者德有待矣德已至則不疾不速而行固健德有待則待勸待勉而行乃無疆固健者不戒而行調其即而善之御之事也無疆者從所御而馳焉馬之功也天以氣而地以形氣流而不倦於施形累而不捷於往矣陽以樂而陰以憂樂可以忘其厲而進以憂以迷其方而退矣則坤且凝滯徘徊而幾無以荷

承天之職也故易之贊坤必贊其行焉夫坤何為而不健於行也流連其類而無所繫也西南者坤之都也墮山峻
嶽之區也據中國言其可居也而坤安其都而莫能遷矣論然不且乾氣之施左旋自坎震以至離火化西流以
養子而土受其富則坤又靜處而得隕天之福矣且隨天行以終入位而與天合者兌之一舍而已又祗以養其子
也鈺生天下有仰給於彼自保其朋飲食息育不出門庭而享其豐亨者足以成配天之大業者哉是故君子之體
坤也乾化旋而左則逆施而右以承之其都不德其明不私其子不恤反之於離以養其母凡四舍而至於東北之
艮艮者一陽上止闔坤而不使遂者也坤至是欲不棄其懷來而不得矣夫陽之左旋也艮抑陰而止之震巽陰而
阻之離閉陰而窒之將若不利於陰而陰且苦其相遇而不勝然閉之使正氣之使動抑之使養其有餘其亦終大
造於陰故隕天之福為陰慶者非陰所期也而實甘苦倚伏之自然使陰憚於行而懷土者私僅隨天以西旋於兌
亦安能承此慶於天哉則坤之利北焉者利其行也君子之與朋為慶者慶其行也夫地道右轉承天之施以健
為順蓋亦坤德之固然而易猶申之以戒者為君子之攸行言之也六三之或從王事義猶此爾內卦體具而坤德成
矣猶乾德之成於乾至至此而終終此也四以上坤之時位矣

氣數非有召而至陰陽不偏廢而成然則易言履霜而聖人曰辨之不早使早辨之可令無霜而冰乃不堅乎則可
令大化之有陽而無陰乎曰霜者露之積也冰者水之凝也皆出乎地上而天化之攸行也涸陰返寒刑殺萬物而
在地中者水泉不改其流草木之根不替其生蟄蟲不傷其性亦可以驗地之不咸乎殺矣夫仁愛陽德施生則
將必於此有重拂其性情者乃遜於空霄之上潛於重淵之下舉其所以潤洽自昌者聽命於陰而惟其所制為霜
為冰以剝品彙則陽反待陰而刑害之怨使非假之水以益其威則開闢之草木雖至今存可也治亂之相尋雖
曰氣數自然亦孰非有以致之哉故陰非有罪而陽則已愆聖人所以專其責於陽也先期不聽於存則鍾巫不
爵祿不偏於宗公則子室不儲富中無二聖之稱則武嬰不能移唐雲燕無借師之約則完顏蒙古不能蝕宋陰之
干陽何有不自陽假之哉辨之早者自明於夫婦君臣□□之分數自盡焉而不相為假也
乾之九五乾之位也坤之六五坤之位也五位正而坤道盛地化光故乾言道而坤言光皆極其盛而言之也何以

效之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因乎有者不始因乎元者不明或因乎无而始之事近武非天下之至健不能持有
造因乎有而成之事近文非天下之至順不能利道其美夫坤之為美利導之而已矣利導之而不糶雜乎陽以自
飾至於復位以正而遂成乎章也則蛟者蛟者著者著者五味具五色宣五音發殊文辨眾離編爛以成萬物之
美雖然凡此皆出乎地上以歸功於天矣若其不出乎中而天不得分其美者坤自含其光以為黃元色冲而黃色
實元色遠而黃色近實者至足者也近者利人者也含萬物者在此矣若其謂之至美以其麗乎元而無漸也故
言華黃以其不炫乎表以充美也故言乎裳順道也實道也陰位之正也聖人體之故述而不作以興禮樂而成文
章則成以順而有美實亦可以承天而履非位之位矣故曰雖離然者則黃言乎文也裳者言乎中也當在也而黃
為中是地與青亦白黑爭文而不足以配天以裳為下是五與初二三四齊秩而不足以居正子服椒因事偶占不
足據為典要也

夫有其性者有其情有其用者有其變極陰陽之情盡九六七八之變則存乎其矣矣剛柔之始交震也再交坎也
一交再而卦與陽生之序也故屯次乾坤於其始交以剛交柔不以柔交剛何也陰陽之生萬物又為之化母為之
基基立而化施化至而基疑基不求化而化無虛施所以然者陰虛也而用致實行之精也陽實也而用致虛性之
神也形之成所斯有性情之所顯惟其形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陽方來而致功陰變化而咸用
故乾言造坤言造位正者動正位者靜動繼而善靜成而性故曰人主而靜天之性也錄此言之動而虛者必疑於
形器之靜實陽方來而交陰為天地之初幾萬物之始兆而屯紹乾坤以始建信矣乃為元之言者謂陰不盡不生
為釋之言者謂之六陰區宇而欲轉之則淨奇其孤陽之明消歸其已成之實於人物之所生而別有其生元謂之
乃圭入口釋謂之意生身轉陽為其使陰入而受化逆天甚矣夫陽主性陰主形理自性生欲以形開其或真夫欲
盡而理乃孫行亦似矣然而天理人欲同行其情異情者異以變化之幾同行者同於形色之實則非彼所能知也
在天為理而理之未麗於實則為神理之已返於虛則為鬼陽無時而不存陰有時而消居陽以致陰則鬼神而已

矣既已為人而得乎哉故屯者人道也二氏之說鬼道也以屯紹乾坤之生易之以立人道也
當屯之世欲達其屯則陰之聽命於陽必矣而誰與命之將以其位則五處天位而初者其所建之侯也將以其才
則震之一陽威任起物而五處險中藏固而不足以為也然則為之陰者雖欲不乘馬班如而不得矣嗚呼聖人
之以得氏予初也豈得已哉五之剛健中正者其位是也且德是也而時則非也處泥中而犯宵露酌名義以存去
留二雖正以違時四雖吉而近利兵違時者以難告近利者以智聞披震主之威者乃引天時徵人事曰識時務者
在乎俊傑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則二安得不以頑民獨處其後邪此子家鷄所以消心於返國司空圖所以僅託
於巖棲也

畜之極亨也否之極傾也賁之極白也剝之極不食也睽之極遇雨也然則屯極而雷雨盈雷而草昧啓上六
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屯將無出難之望乎曰時可以長者上也不可長者上六之自為之也且夫屯雖交而難生
然物生之始則其固有而不得辭者矣一陽動於下地中之陽也自是而出震入坎之交物且冒土而求達乃離乎
地中出乎地上者無幾也水體陽而用陰以包地外物之出也必涉焉出而輻也則十章之辭條无所禁其長矣出
而猶豫徘徊以自阻也則天折而不可長故方春之旦雷發聲執蠱啓百昌將出必有迅風疾雨驟寒以抑動之物
之摧折消阻者抑不可勝道非資乎剛健見險而不眇者固不足以堪此上六與坎為體與五為比借五之尊貴陽
之力誰足以禁其長者而柔不知決其乘馬班如猶二四也於是而不能出則竟不出矣猶乎發土而遇寒雨乃更
反而就暎於地中之陽首鼠狐疑楚囚對泣將欲誰怨而可哉嗚呼四二之馬首不決於所從者在坎中而畏險人
情之常也上出乎險而遠乎初矣然且棲遲留頓策於岐路夫何為者甚哉初九澤成孔福之動人也震主而疑
天下之心五雖欲光其施豈得哉唐文周塲所為涕涕於一堂也周衰而長宏誅漢亡而北海死雖壯馬難拯而
弱淚不揮非所望於懷夫之激已

蒙

震坎艮皆因乎地以起陽者也初陽動乎地下五陽次進而入乎地中故乾坤始交而屯綜而為蒙之象陽自初而

進二自五而進上則屯進而為蒙天造之草昧成矣天包地外地在水中離乎地未即乎天故屯止於坎沫乎水即
隱乎山故蒙成於艮也當其為屯不能自保其必生故憂生方亟求於陽者草昧之造也而有生以後堅脆良莠有
不暇計者焉逮其為蒙能自保其生矣則所憂者成材致用之美惡求於陽者養正之功也姑息之愛而溺之恩非
所望矣夫以生求益者待命於人而得米梁焉以養正求益者待命於人而得藥石焉其待命於人均也而所得則
別求膏粱者於生為急而急則失或其廉恥求藥石者於生若緩而緩則自深其疾矣聖人以愚賤之廉恥為憂而
示恤其疾疾故屯以慎所求為貞而蒙以遠於所求為困且以膏粱者養物市恩之事以藥石正物者司教之尊
思出自下則上失其位教行於下必上假其權懼屯五入險而失位故援之以建侯之柄幸蒙五之順陽而假權故
告之以尊師之宜聖人之於易操之縱之節之宣之以平陰陽之權善人物之生者至矣哉

六陰六陽備而天地之變乃盡六位其而卦之體已成故卦中有陰陽爻外又吉凶而卦而爻受之蒙之上九象為
繫又豈俯而擊下乎方蒙而擊之是為寇非禦寇也四陰為蒙二陽為養蒙之主上將何所擊哉物之用陰陽也有
過不及不及於陰則過於陽不及於陽則過於陰所過者不戰而傷其不及者如是者寇生內外陰陽之行不為一
物而設德於此者刑於彼故蠱象如霜而靡草已莫况其數之有盈虛乘乎氣之有乖沴如是者寇生於內寇生於
外者恤且蒙而養之道在於調一之以包為德也寇生於外者捍其賊蒙者而保蒙道在於禦上之以擊為功也夫
陰陽之利害日與恩德並行於天而物之壯者或遇之而不傷物之蒙者下嬰之而即折矣是故難起於鼎革之
初宿寒酷於春和之始復欲感於血氣之未定則非擊不能禦非禦不能已二之中與上之亢亦相資以利用矣不
知擊者索寇於內而誅求之迫斯贏政之以猜忍速亡而入笠之招激而使之復歸於刑也蒙何賴焉

需

需之為體六來居四相壯以尼乾行三陽聚升欲遂不果雖有極剛至健之才遇險而不能不有以待之也顧待之
以往涉大川乎行險阻之中而行之未順也將待之以餘食燕樂乎介將雨之際而幾恐或失也以往涉為功者需
而不需求澤苟且以求其成可為申商之術以宴樂為務者需以為需守雌處鐔而俟其徐清為老莊之旨矣象

義而通從殊元定異端五託而學術以政君子之於需將何所取哉則為之釋曰險易者事也勞逸者勢為之也險有以為險易有以為易勞有所為勞逸有所為逸其能順行而弗失者恃有為之主者存也先為之主則進以達咎退以失幾主之者存則犯波濤而不驚坐鳴琴而不廢需所恃者何也自大壯而往九進處乎天地也三陽之興也淳然莫御者其上行之勢遇四而非其類則乍駭而阻矣驟而視之則陰也偏而察之則險也故三以倉卒而入泥初以逸巡而速難然陰雖來成其險而不覺自失其尊陽雖往離其朋而遂以誕登其位夫方類聚氣以同求五即與四上為乎然其所體永好以同功者三陽其夙侶也入其中履其位操以彼之生死而招我之僥倖則俾可任而貞可恆五之足恃以為主決矣故二有言而終吉三冠至而不敗得主而行乎險猶不險也可以勞勞則收涉川之功可以逸逸則逐宴樂之好舟涉水而利雲天依以遊此所為光亨而貞吉者爾彼賢然無主而以需道行之夫不曰需者事之賊乎而以之飲食宴樂則葦台阿房所以速亡其國劉伶阮籍所以病入於狂也

天之上者大正之位也然而未嘗不下濟也雷火風澤之氣麗乎地而時濟以應乎天惟水不然以下為性比地而必於不升處天地之中以與天爭權則天將施於地而水競其功天即欲不與俱違行而不得是訟之自成水實致之而二何以得為有爭哉嘗論之以無情而誣上者逆也非訟也訟則有可言之情矣氣數自然之爭豈猶夫吉密投醜之小人得已而不已者與二之所執以為言者陰長而已室其中也勞而自矜已而怨曰我之有功於天也天其德我哉我本和也二而天且偕以邀我來而抑不我應二則是我室惕之勞漠不相知而不平之鳴也亞答已耶怨自此興而訟亦自此長元咥之所以終於通亡而不恤也緣是言之直在坎而曲在乾明矣君子則曰與其為訟也不如其為避也干我者吾起之勞我於者吾所應得誠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越石父且以告絕於宴嬰况其在君臣父子之間乎故五正中位不撓於訟而得元吉所謂大居正而不慙也惟夫上九也者可以致勝於坎者力盡而不止故鄭衛再歸而見絕於春秋訟上錫訟而三號於大易嗚乎人事之險阻出於怨望怨美出於思德知思德為時位之當然而無功名之無恃則險阻平於心而思怨消於世六三舍中位以消避柔以承天善世而

不伐斯是尚乎

師

自軒轅用兵以征不服訖乎有尾之役師帥者皆君也迨夫太康失御而允候徂征則弗躬弗親而兵柄移下易世之事也故二以陽為群陰之主而特為世修命將之典因王伯之命討以治堯禹之天下蓋弗能違矣然授三錫之命行國開之賞令行於師中功論於宗廟社稷威福之權至一也乃夫一陽受越所帥者皆陰也捐墳墓棄妻子爭死生於野以原質金錢牛酒之班其非孝子順孫而為貪欲慘忍之細人亦明矣故不律有戒焉元功有戒焉弟子有戒焉小人有戒焉凡凶者皆以陰柔而戒也陰之為道蠱毒而不洩耽欲不厭而投危地而不前處成功而善如此四者皆不利為師而其害相因溺於利則義不奮矣競於私爭則公戰怯矣媚以居功則搢敗不恥矣兵剛事而用柔則吉一而凶三豈不危哉雖然又豈能舍此而別尋君子之軍邪然則如之何其惟容畜於平居而致果於臨敵乎以其容畜整其致果則小人之勇可使也以其致果用其容畜則君子之怒已亂也班仲升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可謂知容畜矣以三十六人攻匈奴之使何其果也此千古行師之要授受在心蓋參陰陽之用酌險要之宜而不至學古兵法之區區也俗儒之言兵也貴其左次則无咎而已常僅不失而變元以御眾以之亡而不悟乃曰君无德民不知兵以乞命於天下而辭其咎豈不哀哉

當比之時辟方成五之得眾蓋莫盛焉水潤以下因地莫居在澮成澮固川成川清者與為化光濁者與為流惡地皆受之未嘗有所擇而致其寵矣乃群陰之比於五也豈無所效哉小人樂得其欲服以奔走君子樂得其道報以忠貞而二以柔得位與五為應則五所懷集莫有先焉是大海之有江漢也太山之有云亭也夾輔之有周召列侯之有晉鄭也若其夫一德之成而但依末光挹餘潤以擬於思媚之細人則將何以酬顯比之知乎夫上之我瞻非可恃者也我之可親可恃者也以恃我往者親而無漸以恃彼往者瞻而逢厭上不厭我於報施而天下厭我於容悅則適以成五量之大而又適以累五德之偏然則二以正應為責備之歸豈不甚與而六二固无憂也寵至而驚

繼之以驕二與群陰同其柔以上附而無自說殊異之心則承寵雖甚不喪其故吾若夫位與五相為好仇德與五相為倡和亦其分爾五無私則二亦不有私人之嫌無嫌而又何嫌之有乎嗚呼寵祿之於人甚矣况溷之以恩禮哉賢者自失其功名之際中人自失於福澤之加非當位中正和於群而不矜獨遇如六二者能勿波靡而風披蓋亦鮮矣光武无猜而嚴光且以要領之絕戒侯霸也况在不甯初來之世也哉

小畜

小畜巽畜也夫畜良畜也巽體陰而用多陽艮體陽而用多陰體者其情也用者其名也以名名我而情固止之甚矣哉巽之柔而陰鷲也夫畜有養道焉陽任治陰任養天下不以養始者終不能止飲以所需則情留而息自有入事以來壯夫危行而却步於陰柔者皆養為之膠飴而孰能軼此以徑行哉夫養陽者陰之職雖難其幾難辭其奉聖人亦且陰而成之陽固已却步焉而猶安之以時數者亦曰其職也雖然其養之也則又有厚薄之不齊矣山之養也出雲升霧以應天者且合天於蒸散之氣若夫風之為體旁行解散致養已薄而徒用其柔密為之止則密雲不雨之勢已成而五十之陽方且從彼黨而助其用五於當力上載德色孰知夫周旋不舍者固長塞其入求三陽之遠邈且受轉於陰而為之役則五上亦愚矣甚矣哉六四之坐取群情而柔之於社席也夫薄養而固止之巽无禮而乾亦不光矣則夫受止者失得吉凶之數亦有辨三爭其止者也二靜於止者也初受其止者也三進固爭二中故靜初應故受以爭往者入其機而要始以機鳴得意月望之凶反目之激矣以靜侯者保且健而初三各功其功彼以鄰為富我以牽為援矣以受敗者老其敵而四亦以不測自危血惕之防四僅免焉咎責之來初自信不疑而任之矣何其言負何其咎也俗以負何其惟初乎陽受其止而密制其機任譏非於當世而疑易其陰鷲之心故出入於危疑而光明不替其吉也義固許之矣夫如是將關陰陽而相制以機乎曰非然也小畜之時不數遇也止則窮窮則變故君子以學行權而厚用其密雲之勢非小畜之世无尚往之才而觸物之止即用其機則細人之術也而又何足以云

履

為卦之體惟一陰而失位以問乎陽則天下憂危之鄰莫履若也君子以涉於憂危而用為德基犯難而不失其常亦反求其本而已矣本者何也陽因乎陰為良陰因乎陽為克因者為功所因者為地兌之陽為地以陰為功又任其功卦敦其地任其功者在陰陰與陽爭相爭則啞敦其地者敦於陽內為外主有主則亨二陽之基兌之本也險阻生於言笑德怨報以懷來厚其懷來之積消其言笑之機則物之所不驚矣初之與二元求者也元求而情必以實在心為素在道為坦故元求於物者物亦不得而驚之行乎不得已而有履焉時為之也逮乎履之既成而其所繇以不蹶非初二之剛實而无冀乎物情之應者以為之基則亦惡從致此故曰其旋元吉上序致祥之績固不在所應之六三而必策動於初二矣若徒以三也恃言笑之柔往視於群剛之林外柔中狼鬼神瞞之而况於虎之以啞人為道者乎

履虎尾不啞人以數馭之乎以道消之乎以數馭之者機變之士投試不測而售其術君子蓋稱之矣而世所謂以道之非者非道也為嬰兒也為醉者也虎過其側而不傷曰天和存焉天和者元人為營緣督以為經浮游於二氣之間而行不踈地若士之北遊也禦之冠御風也絕地而離乎人與之漠不相與而自逃其難則亦惡任其為能履虎尾哉夫履虎尾者則既履之矣雖虎尾亦素位也時窮於天事貞於變賢者固有不能及之理聖人亦有不得盡之功不能及者勉强及之不得盡者元或忘之而不相悖害然且虎與於前而且將啞我尤反而自考曰我過我矣益而考退其近行焉天乃佑之而物之悍戾者亦惻憫而消其險矣其不啞故者實自求之祥非偶然也魚朝恩發郭子儀之墓以激其怨望而子儀泣對代宗曰臣之部曲發人墳墓多矣能勿自反乎子儀之言而虛也則鬼瞞之矣惟其實也斯自反之誠也其旋之考也若子儀者合於君子之道矣而又美疑

泰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誰為為之道真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既陰後陽者降其濁者清者自升故曰天地定位終古而莫者如斯則道者一成而不可易也今之乾下坤上而目之曰交坤下乾上而目之曰不交則將易其所真而別立道以推盪之乎曰非也道行於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則耳目所躬功效

三陽上陰下命

周易外傳卷一

所廢其道可知而不必知聖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極也今夫七曜之推移人之所見者半其所不見者半就其所見則固以東為生以西為沒而道無卻行方其西沒即所不見者之西生矣沒者往也生者來也往者往於所來之舍來者來於所往之墟其可見者則以昏旦為期兼其不可見者則以子半午中為界陰陽之成化於升降也亦然著候於寒暑成用於生殺碧之與黃爐其經維相通也其運行相次也而人之所知者半所不知者亦半就其所知則春為我春秋為我秋而道無錯序不秋於此則不可以春於彼有所疑則亦有所空虛滯其可知者則以孟春為始兼其不可知者則以日至為始是故泰之下乾而上坤也坤返其舍而乾即其位也坤之陰有一未離乎下則乾之陽且遲一舍而不得以往來乾之陽有一尚滯乎上則坤之陰且間一舍而不得以往往者往而之下來者來而之上則天地之位仍高卑秩然而无所雜也若是則天地之方交其象動而未甯何以謂之泰乎則釋之曰若欲求其不動者以為泰是終古而无一日也且道於行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為依夫陰陽各六圓轉出入以為上下而可見者六不可見者亦六可見之上與不可見之下而相際可見之下與不可見之上而相際當泰之世其可見者乾下坤上也不可見者坤下乾上也前乎此者損後乎此者為恆損先難而恆難其可見之柄然顯往來之極盛者莫若泰焉故曰小往大來亨此其所以通於晝夜寒暑而建寅以為人紀首攝提以為天始皆莫有易焉何也以人為依則人極建而天地之位定也

今欲求天地之際豈不微哉有罅可入皆天也有塵可積皆地也其依附之朕相親相比而不可以毫髮間者密莫密於此際矣然不能无所承而懸土於空无其隙而納空於地其分別之限必清必甯而不可以毫髮間者辨莫辨於此際矣夫凡有際者其將分也必漸治之紹亂寒之承暑合昏期而不可期也大辨體其至密昔之今為後之昔无往而不復者亦无復而不往乎有隙亦有平也則終古此天地之際矣然聖人豈以是悠悠者為固然而莫為之主哉大辨體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終不可使其際離焉抑終不可使其際合焉故雨晴淫則地靈炫列星隕則碩石成孰比鄰使而無爪李之嫌孰使晏寢而無禪梳之亂危乎辨不易昭而密難相洽也則終古此天地之際亦終古此艱貞矣所以然者上者天之行也下者地之勢也坤之欲下豈後於乾之欲上哉且將強納地於天中而際亦毀矣

乾欲坤之下豈後於坤之自欲哉然初者四他日之位也三者非四他日之位也使四乘其居高極重之勢驟下而逼陽之都則紛拏互擊而陽且敗歸妹所以无攸利矣何也氣輕而不能敵形之重也居此際也正其體不息其行積其至輕蓋其至重則三陰不能不迂回其速率類以往仍歸乎其域而效北馬之征矣凡此者艱貞之功三陽共之而三則首啓戎行以犯難焉故於食而有福以報之也然則聖人之贊天地以奠其位而遠其嫌豈不嚴哉是故知其至密而後見運化之之精知其大辨而後見功用之極彼以為乾坤之氣迭上下而相入以致功者為天地之交將強納地於天中而際亦毀矣

乾坤胥行者也使不診其行之往來則坤下而乾上久矣其為天地之定位而惡得謂否乾行健運坤勢順承承者承命也命有治命焉有亂命焉乾自四以放於上位暴乎尊而行且不自治將何所擬以為歸乎自其可見者言其無上无餘位也自其不可見者言之將偕入地之三陽逆下而逼陰之都上无餘位既窮極而適於虛逼陰之都又下侵而曠其應皆之亂者也坤於此命而順之以隨行而攝其迹於是乎干上之勢成而無可止是故陰陽有十二位焉其嚮背相值也泰讓所背之三以處陰者也否侵所背之三以逼陰者也得所處則退而自安逼其遷則進而乘敵否之成非乾自貽而孰貽之哉嗟乎來者往之反也而來之極則成往欲其不往則莫如止其方來故志不可滿欲不可蹤一志一欲交生於動天地且不能免而况於人乎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則裁成輔相夫天地亦慎用其動而已矣老子曰反者道之動魏伯陽曰任畜微稚老枯復榮齊芽人因冒以生則是已動而巧乘其間覆稻舟於彭蠡而求餘粒於螻蟻之腹也豈不值乎然則乾之行健而君子法之以不息者何也彼自乾德之已成者言之也以六位言之純乎陽矣以十二位言之陰處乎背亦自得其所居而可安也若夫霜冰之踳躅方來不可見而无容違億之也於所見不昧其幾於所不見不憂其變故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此之謂也

人與人而相於則未有可以漠然者矣故上不論所以交上也下而不顯所以交下也不喪其節不曠其情止矣絕已於天下則失義絕天下於己則失仁故否之道无施而可雖然亦視所以用之者天地且否而君子豈無其否

乎夫君子之通天下者有二所以授天下者德也所受於天下者祿也舍此則固繇已而不絲人無事距物而自不與物通矣德不流行則絕天下有己祿不脣以則絕已於天下故於田而懷納溝之恥出疆而勤雉膳之費不喪其節不暱且情亦未有不如是者也乃有不其避難之時乎避難者全身者也全身者全道者也道為公德為私君子之於道甚乎且為德而况祿乎且夫祿以榮祿君非榮身也榮以辱身斯辱道也故儉德而固其一祿不可榮而塞其情固其一他非吾德也塞其情道在不榮也雖有不忍萬物之志亦聽其自為生死而吾仁雖恥以百敵不易為憂亦安於降志辱身而屈吾義故伊尹之有莘避桀難也伯夷之北海避紂難也梁紂者數天率士之共主神禹成湯之曾允當且不可為龍逢不可為別侯則無當塞仁綱義以全道况乎其不但為桀紂者乎而或為之說曰惡不可與同而德胡不富吾有其不忍則遇可憫而且仁吾知其所宜則遇可為而且義吾有所不屈則伸吾直吾有不昧則施吾智是王猛之於苻氏也崔浩之於拓拔也啓其言發其機漸觸其情不知其入於利賴而以榮辱終嗚呼是將以泰為乎如不以為泰也則惡得而用否也不吝吾仁義如吝色笑焉選擇於德之中而執其一天地不能為吾欣兄弟友朋不能為吾戚如是而難猶不我違而後安之若命彼姊妹然以其德與其榮為避難之善術曰入於鳥獸之群而不亂大浸稽天而不溺亦惡知與羽俱翔與流俱靡其下游之必然乎故君子有否不

但任天地之否也
陽之積陰先之以怒陰之干陽先之以喜喜者氣升怒者氣沈升者親上沈者親下各從其類以相際而反其氣以為用者性之貞也陽非期於擴陰而當其行不得不擴怒者擴之先見者也陰非期於干陽而當其遇必承以喜干者喜之必至者也既已有其性情遂以有其功效故陰之害莫害於其喜也六三陰進不已而與陽遇矣遇而得其配則喜遇而俾其往而必虛則又喜喜當至而不戢遂不恤其身之失也故極性情之婉媚而不以為羞不以為羞則物之羞矣彼往而不我爭利之以為功彼往而不我狎奔之以為好不倡而和乘虛而入凡此者皆陰之懷德而善靡者也惟其懷德是以善靡故曰名生於有餘利生於不足或曰陰之為德乃順承天踵陽而繼之以相陽之不違矣為其不可乎曰否之乾老矣其坤則壯也以壯遇老而先之以喜其心不可問矣且陰陽之善者動於情貞於性先之以剛克其後不憂其不合先之以柔進則後反憂其必離矣故君子不盡人之歡而大正始是以許陽之際陰而戒之曰勿恤其孚不許陰之際陽而醜之曰包羞所為主恃中以其分際陰陽而故反其性情者也反也者行法以俟命者也陽剛而獎之文陰柔而戒其交則性情歸於法矣詩云君子亂庶遄沮其艱貞之謂與書云巧言令色孔壬其色羞之謂與

周易外傳卷二

船山遺書

同人

陰陽相敵則各求其配而无爭其數之不敵也陰甘而陽苦陰與而陽求與者一而求者眾望甘以為利之望則爭自此始矣惟夫居尊以司與者眾誠與勢而俟其施則大有是已過此者不足以任之故同者其門也同人者爭戰之府也孤陰以同五陽處中而鞫其美則紛紛者不能給其所求不給所求則相尋以構而怨不釋抑惡如理之宜配者在彼乎而惡知分之不可干者在彼乎則臣主交兵而上下亂故君子甚危且同也能遠其咎悔者惟初上乎近而不比遠而不乖無位故也嗚乎係郡情之望啓懷求之門知我者不布而我亦不貴矣保其各而不失其宗夫亦各行其志焉爾然則以一柔遇眾剛繼之以爭而不惑如同人之二者豈易得哉雖速我訟亦不汝從於野之亨不足以為同人喜於宗之吝不足以為同人悲道所宜吝不得而亨也里克之忠不如旬息之信徐庶之出不如龐公之隱况其顯應以卒協於大同者哉大有

麗大有者既為五之所有矣為五之有則五下交而群陽承之初猶同人之上也孤立而不親為德所不及而君子不受其亨无交之害豈有幸哉然而可免於咎則何也无託而固不親而免譴者其為陽乎處散地而自保履危地而自存迹跡於恩膏之外傲立於奔走之交自有其有者義不得而咎也雖然其亦艱矣消心於榮寵者移意於功名消心於功名者移意於分義大人以分義盡倫曲士以幽憂捐物古有之矣道之所不廢則君子亦為存其人焉然而禮者自履也行者自型也合天德之潛龍行可見之成德其庶幾焉若夫土木其形反槁其心放言洗滌而託於龜龜逃據之術以淫樂於琴酒林泉匪艱而自說其无交被衣蓋缺之所以不見稱於聖人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從其用而知其體之有豈待疑哉用有以為功效體有以為性情體用胥有而相需以實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何以效之有者信也无者疑也防我之生海我之亡祖稱而上于孫而下觀變於天地而見其生何有一之可疑者哉桐非梓梓非桐孤非狸狸非狐天地以為數聖人以為

名久不可使炎夏不可使寒復不可使殺砥不可使活此春之芽潔彼春之茁而不見其或買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其他天怪影響妖祥倏忽者則既不與生為體矣不與生為體者無體者也夫無體者惟死為近之不觀天地之生而觀其死豈不悖與聖人之於祭祀於無而萃之以有以遇其懷息異端之於水火於有而游之以有以變其濡熱則何其言之河漢也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蓋言有也陰陽之理建之者中中故不竭行之者和和故不爽不爽不竭以灌輸於有生陽行不息陰順無疆始以為始中以為中迭相灌輸日息其飢膚而日增其職力故禘之與壯壯之與老形三變而神三就絲其並生知其互載則群有之氣皆與道為體矣者故形非神不運神非形不憑失所運死者之所以有耳目而無神聽神失所憑妖異所以有影響而無性情車者形也所載者神也形載神遊而無所積則虛車以騁於荒野御者無所為而廢其事然而不敗者解矣故天地之貞化凝聚者為魂魄充滿者為性情日子其性情使充其魂魄者天之事也日理其魂魄以貽其性情者人之事也然後其中積而不可敗矣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所謂無者未有積之謂也未有積則車之無即器之無器之無即車之無幾可使器載貨而車注游移數遷尸弱而棄疆游移數遷則人入於鬼尸弱而棄疆則世喪於身息吾性之存存斷天地之生生則人極毀而天地不足以立矣故善言道者緣用以得體不善言道者妄立一體以消用以從之人生而靜以上既非彼所得見矣偶乘其聰明之變施丹皇於空虛而強命之曰體聰明給於所未測萬物而得其影響則亦可以消歸其用而無餘其邪說自此始矣則何如求之感而遂通者日觀化而漸得其原也故執祖子而問其祖考則本支不亂過宗廟坵墟而孫子之名氏其有能憶中之者哉此亦言道者之大難也然則其義何以見之於大有之二也大有者有也所有者陽有所有者陰陽實陰虛天生有而火化无二為五應為群有之主率所有以實五之虛二之任也乃有以實載虛以生載化則有群有者疑於无而與天地之藏不相尚故推其任於二而責之備焉曰非其積中也敗固乘之而亦烏能免於咎哉无咎者有咎之辭而二以五之為咎斯不咎矣故五以交如發志因二以為功也以无備須感內反而不足也象傳之以敗為戒豈為二本位言之乎

奉石山也而極乎太華下高岳何蓋蓋乎象之不平者矣地之屬也而違其具方以不平成象地之憾也故聖人於艮上坤下之謙示平道焉以消其不平憂患之卦也夫山之不平也惟其有多是以致其地如其上則地形成而山形隱故平不平者惟概施之以无擇將不期平而自平削其多者以授寡者平道也而忽起矣寡者益焉多者亦覆焉有餘之所增與不足之所損齊等而並厚樂施之而不敢任酌量之權故高極高極而卑至培樓地總冒其上以自居於厚而无擇於所施至於多者不能承施而所受寡寡者可以取盈而所受盈聽其自取而无所生具思慮其究也施亦平矣嗚乎此君子所以待小人之道也小人之道也小人不於人故物之不足與言交故施之施者皆順之事衷益者厭足之道也小人之欲盡於貧於而碾為脫脫率此以與地者陰也利也養也柔也其動為情且效為財其德為膏滋其性為將順皆小人之所取給者也鹿臺之費所謂善人者亦未土之翮翮者爾故受衷多之錫而鳴其富豈可施之首陽之二士乎然而求足之天下亦聊以適其聚散之平矣君子蓋不得已而用謙以調物情之險阻也故居之也勞而終之以侵伐極小人之欲而終不能敷則兵刑繼之而天下乃不以我為暴嗚呼是豈君子之樂為哉夫君子之相於也此无所快彼无所憾寡无所求多无益嶽嶽馬侃侃馬論道而无苟同當仁而无所讓讓序爵以賢受功以等上達下獨匡以道而行以直而亦美用謙為故曰謙德之柄也所以持物之長短而操其生死也謙於是而有陰用焉而以迎人之好邀神之福則有餘矣故文多吉而无咎其吉也尚未能免於咎夫嗚呼君子一而小人萬以身涉於亂世之末流不得已而以謙為亨君子之心感矣

陽求陰與一陽之卦眾陰爭與馬惟比為得天位而允協其歸外此者各有疑也在謙與三在豫與四受物之與而固處於內則自見其不足因物之與而往出於外則自樂其志行乃見不足者長二陰之上而自立其壘志樂行者近六五之尊而藉以立功故謙三尸號曰民豫四正名曰朋民云者君其國朋云者眾分其權各君其國五之所不得統也侵伐之所繇必起眾分其權五之所得統也中道之所以不忘緣此故也勢偏而動未能為敵位遠而靜艱難反以啓戎則猜庸之主維繫英傑於肘腋之下以掣制其權而幾俾其晏安者是或一道矣夫謙三之卑職以分

民吾不保其亡他豫四之奮出以任事或亦幸其易制乃眾建於疏遠之地利在不傾害在不掉而廉級既定卒有不復率天下以征一夫功易就而勢不可弱若因疑枝之情拘維之於耳目易及之地削其威靈降其等列四不能以民禮使眾亦不以民禮事四取苟且之安席終年之樂而豫五之疾亦自此生矣恆疾者不見疾不死者重具死寄生糊口於天位之上而孤零弱仆口盜賊起而乘之則不死者奄然待盡而亦孰與救之哉故安史不足以亡天寶而岳韓不足以起炎興侵伐利而貞疾危亦千秋之永鑿已

隨者否陽來初以從陰而消否者也蓋者泰陽往上以召陰而壞泰者也隨者從也故於其世下皆隨上以進蓋者待治者也故於其世上臨下而治之隨初五陽隨陰三陰隨陽又內卦二陽治一陰外卦一陽隨二陰隨一陰蓋上二陽治一陰故然二與五皆相應焉則隨雖相躡雖相壓未嘗廢其所為唱和者也故隨二之失隨五之孚貞淫之情別蓋二幹母蓋五幹父剛柔之克審焉乃錄是思之隨之有功孰有盛於初者哉陽之所以亢而成否者乎自惜其群而不屑從陰焉耳矣孰為之閭闕而若或尼之所難者奮然一出而已震於否者天下之所大驚者也隨於陰者天下之所大疑者也冒天下之驚疑而以其不測之勇將勿為輕試矣乎曰非也否固必傾矣是天下將漸之日也天下未渝而投其身於非類之中則志未足以白而先失乎已天下將渝而無嫌於非類之比附則犯天下之驚疑而固不自失也故曰隨之時義大矣哉非其時即其人未可也非其人即其時未可也况所與從者柔中之六二專心壹好以與我相纏綿而不舍斯豈非堂堂鼎鼎釋萬物於陰霾閉塞之中發明擊斃擊伏以向昭蘇之時哉而又何待焉嗚乎自初陽憫然絕其類以居下而天下遂成乎隨時矣初不吝出門之交則二不恤丈夫之失三乃決策於丈夫之際而不戀小子之朋五亦嘉與上而正弗能不為維係也然則昔之否塞晦蒙絕天地之通理者亦豈非陽之忽於棄世而可僅咎陰之方長也乎孔甲之抱器以歸陳涉有苦心焉而無其德魯兩生之謝漢高而需百年抑時其德而失其時輕出者為天下笑而絕物者抱尺寸之義以蔑天然後知隨初之貞備四德而未嘗有效君子之託身於否極之世者非流俗之所能測而體天為德則知我者其天乎

蓋之上亦隨之初也雖而情與事交殊焉蓋之上亦隨之上也隨陰往而德與時交具焉如蓋之上者為可以事王倭高尚其事故隨初反其道而有功隨上同其往而必窮隨上柔也窮而五猶維係之也五相隨而孚者也上則也五陰而不受治於上无孚也因泰而變上下交而不固王侯以禮相虛拘馬貪下賢之譽而充其實則去之而非其所急无下賢之實而徒貪其譽則去之而終不我尤於此而襄回顧戀以冀功名於蓋壞之日其將能乎中屠播之辭召也陶宏景之掛冠也庶幾以之而范希文以謂履光也則非其類矣如光者交不待出門而固合意可以承考而無疑矣其傲文叔以相臣而致惜於君房之要領哉故釋氏以生死為大事君子以出處為生死鍾鼎林泉皆命也而有性焉性盡而命以貞君子不謂命也若其不然畫所見以為門故其情而无則則且有偽周已革而張說之涕猶零□□□而王逢之悲不已官已渝矣志抑无可尚者迷留於塞晦蒙而溺以槁死小人之志即亦惡足

紀哉

以臨為道故陰可得而治也夫生死萬物之命剛柔者萬物之性必欲治之異端所以營聖人之強與於陰陽而非然也聖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既以有是人矣則不得不珍其生者所以舒天地之氣而不病於盈也生於人為息而於天地為消消其所元息其所僅三才皆受成於聖人而理以流行陰性柔而德殺則既反乎其所以生雖欲弗治其將能乎而何云其強與邪彼固曰蕭條者形之君寂寞者氣之母宜其避夜行而守雌黑矣夫蕭條之館寂寞之宮雖天地同消墟而所跡以致其蔽殺之功名則陰獨任之陰既日蓄其慘心以俟陽之衰觀无與治之以立功於蕭條寂寞之日而猶聽之而无與折也則歷萬物而皆達其耗彼且曰行不言之教尸不為之德教者无教德者不德不德者形爾无教者亂爾非夜行之雄孰敢試哉且夫君者群之主也母者子之養也匡剛弗克為主矣匪生後用其養故變善者形之君網罟者氣之母蕭條而寂寞者何歸乎歸乎形之離而氣之萎焉耳反終以為始任讎以為恩而後可以不治不治者亂也夷狄也夷狄也女主也師獄吏也任盜賊也皆自此興夫惡得不臨治之哉然則

復以何不治也植未固也泰何以不治也功已成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臨獨而不可辭矣大亨以正剛寔長而天

體立矣備乾之四德以予之作易者之所以寵臨也
臨治也威感也治之用威感之用恩威以為臨道固有異建而同功者乎臨剛浸長來以消往初二東陽質為兌體
貞卦殊地上下異地性情相母女近合功以卑治尊以義制恩勢固有不得而競者也而終用此以底臨之績也則
何居陰疑而戰而況其得數多而處位尊者哉陰之性賊而勢使於後起擄生死於已而授兵端於人藉不揣而急
犯之則勝敗之數恆存乎彼而我失其權威臨者名正而不居力彊而不尚循其素位報以應得尤機尤形禍不自
已彼且相忘而示我以所懷矣因其所發其所藏替其所淫緩其所害采入而致功移風革俗而怨不起如是乃
可以臨而无有不順命之憂矣故以威為臨臨之道也抑此術也陰善用之消陽臨且尤而效之則又何居曰不因
其情者不足以制不循其迹者不足以反今夫克外柔而中狠者也以柔因之以狠反之以之消陽則為賊以之臨
陰則為正小人用之則為機君子用之則為智不媿於天不作於人其動有功其靜不失如是者可以大亨而止矣
而豈若恃名實之有據硬硬倖倖繼以優游之自喪其功者哉韓退之之闢佛也不測其藏而駁之也粗固不足以
勝縹流之淫辭景延廣之拒契丹也未酬其惠而怒之也輕固適足以激胡馬之狂逞使知感之乃以治之而无損
於貞吉邪之不勝正也自可徐收其效矣然則實指之用機而身名俱隕豈其賢於孔融乎夫捐之於感而不知貞
者也當好遊之時行威臨之事德薄而望輕位卑而權不固其敗宜矣自非乘浸長之剛膺治人之責初二同心而
无間者固未易錄此道也陰陽之際存亡之大非天下之至幾者其孰能與於斯

觀

積治之世富有者不易居也積亂之幾僅留者不易存也觀承否之後固已亂積而不可揜矣而位未去而中未亡
位未去聖人為正其名中未亡聖人為善其殺正其名者何也來者既主往者既賓主者挾朋類以收厚實賓者擁
天步而僅虛名百姓改心君臣留勢而其名存焉名者天之經也人之紀也諫夫志士所生死爭焉者也庶幾望
之曰群陰來非以相陵而以相觀辭我之為大觀在上固終古而不易也然而聖人之所以善殺已往之賊者亦
即在此矣夫陰逼陽遷而虛攤天位殺之也不容不厭而尤懼其不善也善其殺者因其時也觀之為時陰富而陽
貧主衰而殺王陵而下固邪盈而正虛人耗而鬼靈凡此者感無可用用之而牀且剝見恩无可感感之而膏每達
此甚且襲試其恩感以與力爭其勝敗敗乃連亡勝亦自散此既其明驗矣且陰不先動乘陽之虛陽不遽虛因動
自散機與鬼賊飲自人與然則非通消息之藏存性命之正者亦惡能以大觀觀而保天位哉是故觀辭者我也觀
辭者彼也志彼得我以我治彼有不言之教焉有无用之德焉故虞虞與前而不視疾雷破柱而不驚雖然又豈若
屏至羸國之懷晏安而遺存亡也哉以言起名以用起功大人所以開治也言以不言用以不用君子所以持危也
今夫為而後乎見焉盟者且未薦也神來无期神動无景抱齊戒之身往來之於陰暗冥冥之際蓋有降格无端而
杳難自據者矣而不曰仁孝之心鬼神之宅也乎以此推之類幽而不可度勢絕而不相與凡以眇躬際不測之幾
者胥視此矣而君子於此乃不薦為半且不薦之半者何也陰之感陽也以與陽之制於陰也以欲不受其與者先
淨其欲以利中我而利不入清明之志以勢湯我而我不可驚懼固之風宮庭者盟之地風夜者盟之期也恪守典型
而喜怒不妄者盟其全起之慶也養其尊高而金車勿乞者盟其雷濡之垢也履天位而无慚奮神感於不試彼固
曰庶幾伺其薦而與之狎邪而終日无薦之事則終日有薦之形故感道而不可吐力全而不可如彼駭駭然起而
干我者亦目前且却欲迎欲隨而兩无端乃以奠瀕危之鼎而俟氣數之定君子无咎良以是與故因其不可薦而
戒其瀆則天下之通以絕盡其必盟而治其素則陰冰之凝不堅於是下觀化而天下治宗高承亂而恭默不言所
錄異於仲康之允征宣王之南伐矣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陰以鬼來我以神往設之不妄教之不勤功無俄頃而
消消積害聖人固不得已而用觀然彼得已而己者其後竟如之何也可以鑒矣故歌歌舞於堂則魅媚於室礪礪
於室則厲厲於庭極於鬼神通於治亂道一而已然且有承極重難返之勢稟用其明威而不戒其瞻聽使備敗起
於一旦而莫之救徒令銜恤於後者悲憤填膺而無所控洩辰哉

噬嗑用獄教法者也而初上何以被刑邪陰陽之合離也有數而其繇離以合也有道物之相洽感之以正則配偶

宜矣時之已非強之以合則怨慝生矣九四之陽非其位也陰得朋以居而強入而與其上下之際則不可謂之知時而大其辨矣為上初者乃扶頤心以平物舍甘頤之體怨且能必彼之无吐哉以理之爭狂戾為之銷心以餌勸競猜疑所繇增垢也初上頤之體二五頤之虛業投實於虛中以使相離而又合之初上之自以為功而不知其罪之積也此蘓秦之所以車裂而李巖之所以請死也且初之欲噬以噬之者將何為邪欲強陰以從陽則屈眾以就寡欲強陽以從陰則墮黨以崇仇屈眾就寡武斷而不智墮黨崇仇背本而不仁施勞於疑戰之世取利於壺棺之間小人所以甘鉗鉅而如飴也豈足恤哉然則初之惡淺而上之惡積何也初者震之主任奔走之勞而下領以鬻堅致力上者巽之終銜微明之慧而上齷以貪味為榮震求合離而所噬在他故二三可以忘怨離求合震而所噬在我故九四早已傷心則上之惡積而不可揜五其能揜之哉夫虛已而不爭履中而不昵游於強合不親之世厲而不失其貞者惟五其能免夫

嗑嗑非所合也實非所飾也頤外實而中虛外實以成形中虛以待養虛中以靜物養自至飲食男女无師而感因應而受則倫類不戒而孚禮樂因之以起其合也為仁其飾也為禮大和之原至文之撰成在斯也故曰无欲故静无欲者不先動動而不雜者也自陽入四以逼陰而陰始疑入三以間陰而陰始疑疑乃不得已而聽合於初上駁乃始相與用而交飾於二四皆已增實於虛既疑既駁而理之故曰嗑嗑非所合也實非所飾也夫頤以含虛為德而陽入焉其能效品節之用者惟損乎二與初連類以生而未雜故二益可用享猶未傷其静虛之道也若乃以損為約而更思動焉則分上文柔柔來文剛之事起而遂成乎貴處損約之餘猶因而致飾此夫子所以篳得貴而懼也夫子之世貴之世也夫子之文非貴之文也履其世成其象君子猶自反焉不謂世也是以懼若夫貴則惡足以當天人之大人善四時之變成天下之化哉禮者仁之實也而成乎虛无欲也故用天下之物而不以為泰无私也故建獨制之極而不以為專其静也正則其動也成章而不雜增之於頤之所不受則雜矣動之於損而相為文則不戒乎章矣分而上來而文何及也以此為文則忠信有涯而音容外貨故老子動以訊之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彼惡知禮知貴而已矣夫情無所豫而自主則禮樂不容閱也文自外起而以成于情則忠信不足與以也故哀樂生於最更歌哭亦生其哀樂然而有辨矣哀樂生歌哭則歌哭止而哀樂有餘歌哭則歌哭已上哀樂无據然則富其方生之日早已備至無根而徇物之動矣此所謂物至知知而與俱化者矣故曰貴者非所飾也非所飾也其可以為文乎天虛於上日星自明地静於下百昌自榮水无質而流將火無體而章景象著不相侵元黃不相間拜聖麗索而發米蕭管處寂以起聲文未出而忠信不見多文已成而忠信不見少何分何來何文仁節老氏固未之知而得猶之曰亂之首與至寶者太虛也善動者至静者也頤以之矣无思而感應應而交情相得而和則樂與理不可違而節具則禮行故禮樂皆生於虚静之中而記禮者曰禮自外來是變之九三一陽獨至者也乃以啟獲烈者之駑駘夷人道外馬牛疾禮法如仇怨皆其有以激之也故夫子之懼非徒以其世也甚懼乎貴之疑於文而大文不足以昭於天下也貴者非所飾也而豈文之謂哉

及情者文不及情者飾不及情而強致之於是乎支離漫漶設不然而理以給一時之辯慧者有之矣是故禮者文也著理之常人治之大者也而非天子則不議庶人則不下政者飾也通理之辯人治之小者也愚者可錄賤者可知張之不嫌於急弛之不嫌於緩故于貴之觀踏而疑其若狂禮以統治而政以因俗况其在庶焉者乎是以貴不可與制禮而可與明庶政所飾者小也若夫刑則大矣五禮之屬三十五刑之屬三千出彼入此錯乎生殺以為用先王之慎之猶其慎禮也而增之損之不因乎虚靜之好惡剛以強入而緣飾之則刀鋸之督資其雕刻之才轉嬰所謂文士之筆端壯士之鋒良可畏也故曰文致曰深文曰文七害致者非所至而致之貴之陽來而无端者有焉深者入其藏而察之貴之陽入陰中而間其虛者有焉亡害者求其過而不得貴之柔來文剛者有焉戒之曰无敢折獄无敢者不忍之中所悚肌而震魄者也操刀筆以嬉笑臨鈇鑕以揚眉民之淚盡血窮骸散霜露者不可勝道然且樂用其貴而不恤則敢之為禍亦烈矣哉

居貴之世无與為緣含虛而不與於物其惟初上乎頤道未喪可與守身可與閱世禮樂以俟君子已无尤焉矣三為貴主二因為貴四附近而分飾五漸遠而含貞故功莫尚於三而愚莫甚於二居貴而為功勞極而功小就功成

而矜美志得而氣已盈三之自處亦危矣其吉也非貞莫致而豈有襲美之孔昭哉愚哉二之承三而相與貴也頤之為用利以為養而養非其任損之為用所致者一而非其堪因人成事與物俱靡然且謂其小文矜其令色附庸輔而如梳隨談笑以取澤則有識者豈不笑其細之已甚乎夫近陽者亨遠剛者吝爻之大凡榮辱之主也而貴以遠陽為喜近陽為疑者何也陽不足為主也未迎至而易動以興飾鄰右之須眉以干戈為然好如是以為飾而人莫我陵則君子惟恐其遠之不夙矣當剛柔之方雜而樂見其功名三代以下縣最之徒何貴其須者之繁有也此大文之所以終喪於天下也

剝

卦者爻之積也爻者卦之有也非爻無卦於卦得爻性情有總別而无殊功效以相因而互見豈有異哉剝之為占不利攸往五偏孤陽上陵羣陰消長之門咎之府也而五上貫魚承龍上以碩果得與吉凶善敗大異象占何也夫陽一陰二一翕二闔翕者極於變而所致恒一闔則自二以往支瓜冰別參萬而終不可得合是故立一以應眾陽之德也眾至之不齊陽之過也遇有豐歉德无盈虛時值其不豐天所不容已而况於萬物乎若其德則豈有豐歉之疑哉而以一應眾者高而无親亦屢顧而恐失其址恐失其道在安止以固居焉剝之一陽良之所由成也貞位而不遷則可謂安止以固居者矣物性之感一危而二安一實而二虛危者資物而俯安者善感而仰實者有餘而與虛者不足而未始感而妄從既求而无節者陰之性也以喜往以求于不給於與而生其厭則抱怨以返而台其陵削陽之窮也惟陽德之善者於其求感絕其往來不拒其至盡彼之用而不以我徇之若是者良固優有其德矣盡彼之用知其可以為與也不以我徇投以貫魚之制而不就與為耦也則民載君之分定男統女之制順矣民載君則躬躬立於萬姓之上而不孤男統女則情欲節於禮義之防而亂自息故五上之交陰陽之制治亂之門而卒以得利其所不利惟不往也故象曰不於有攸往不往則利矣蓋往者止之反也而物之往者必先之以求其能不往者必其无求者也當剝之世不能以正道制其來以絕其往則不可謂之知時矣危者求安情迫而求其恒速虛者求實情隱而求其恒緩以連交緩故陽方求而屢求之以緩持速故陰實求而名不求往來之數陽得之多陰得之少而其繼也陰虛往而實歸陽實往而虛歸則陽利矣不善處剝者孤子而懼陰之威而避我也既而彼以喜動則敬然忘已而殉之喪已者喪已殉陰者力盡而不給於殉雖欲不遺其將能乎如是則往而為來來而必往利在室而害在門矣惟反其道而用艮之止以陰為與載已以動而已固靜則隱亦自安其靈範而終不敢相凌則象之不利有攸往者正利其止而五上之承龍以得與也惟不往之得利卦與爻其旨一矣嗚呼陰陽多少之數俯仰未與之情見於人事之大者莫若君民男女之間若也君一而民眾男一而女眾虛實安危數莫之過也壻之下女親迎而授綏君之下民先勞而後悅以宜室家以懷萬國固其效矣然非夫剝之時也不幸而剝矣而不以艮止之道安宅於上惑男不已猶徇其思人滿无政而沽其譽耽其寢之私行媚眾之術則未有不德者也不逐逐於聲色者女不足以為戒不汲汲於天位者民無挾以相叛韋后要房州之誓李密散教倉之粟攸往之不利其大者也而豈但此哉

復

說聖人者曰與太虛同體夫所謂太虛者有象乎无象乎其无象也耳目心思之所窮是非得失之所廢明暗暗樣直之所不施親疎厚薄之所不設將毋其為聖人者无形无色无仁无義无禮无學流散漸滅而別有以為滌除无覽乎若夫其有象者氣成而天形成而地火有其熱水有其濡草木有其根莖人物有其父子所統者為之君所合者為之類有是故有非有欲斯有理仁有其澤義有其制禮有經學有其效則固不可以太虛名之者也故夫乾之六陽乾之位也坤之六陰坤之位也乾始交坤而得復人之位也天地之生以人為始故其帝靈而聚善首物以克家聰明睿哲流動以入物之藏而顯天地之妙用人實任之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聖人者亦人也反本自立而體天地之生則全乎人矣何事隨其已生淪於未有以求肖於所謂太虛也哉今夫人之有生天事惟父地事惟母天地之際間不容髮而陰陽无畔者謂之中其清濁異用多少分劑之不齊而同功无忤者謂之和冲和者行乎天地而天地俱有之相會以廣所生非離天地而別為一物也故保合則為冲和真位則為乾坤乾任為父父施者少坤任為母母養者多以少化多而人生焉少者翁而致一多者闔而賅眾少者藏而給有多者散而

之无少者清而司貴者濁而施賤冲和既凝相涵相持无有強畔而清者恆深藏以成性濁者恆周廓以成形形外而著性內而隱者輪廓實而得陰之關動與物交隱者退藏虛而容陽之翕專與道應交物因動无為之主則內偏而危應道能專其致不用而孤守而危陰陽均有其冲和而迫其各致於人因性情而分貴賤者亦甚不容已於區別矣然若此者非陰陽之咎也陰陽者初不授人以危而使之天地之心者也聖人雖乎此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極者科以為教則有同功而異用者焉其異用者奈何人自未生以有生自有生以盡其生其得陽少而內得陰多而外翕專關動以生為始蓋相若也復道也陰氣善感感陽而發既發而分陽之功交起其用則多少齊量而功效无殊者亦相若也泰道也此兩者動異時靜異體而要以求致成能於繼善則同也故仲尼之教顏曾之受於此別焉子之許顏子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庶幾於復也復者一陽而陰五之卦也陽一故微陰五故危一陽居內而為性在性而具天則而性為禮五陰居外而為形絲形以交物狀而形為已取少以治多貴內而賤外於是乎陰之於繁多尊寵饒中厚利吾生皆戒心以臨之而惟恐其相犯故六二以上繇禮言之則見為已繇己言之則見為人對禮之已慮隨物化而尚克己對己之人慮以性遷則戒繇人精以擇之一以服膺乃以妙用專翕之孤陽乎其時重時輕之數而斟酌損益以立權衡則冲和凝而道體定矣此其敬尊之以有生之始舜時之孔子述之顏子承之邵子猶將見之故曰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貴其少也若其授曾子也則有別矣曰一貫則已與禮不可得而多少也曰忠恕則人與己不可得而多少也不殊己者於形見性不殊人者於動見靜則已不俟克而人无不可繇矣此非以獎陰而敵陽也人之初生與天俱生以天具人之理也人之方生四天而生以人資天之氣也疑其方生之理而為復禮善而方生之氣而為養氣理者天之貞常也氣者天地之均用也故曰天開於子而人生於寅開子者復生寅者泰為主於復者陰少陽多養陽治陰以養太和故復曰至日開關后不省方大養陽也為用於泰者陰感陽變陰陽齊至以建大中故泰曰哉成天地之道輔相之宜善用陰也復以養陽故已不可以為禮泰以用陰故形色而即為天性然其為裁成而輔相者先立已而廣及物端本而辨內外者秩序井然抑非若釋氏之以作用為性而謂佛者充滿於法界也泰之德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其精神散主而實陰者存其之至矣是

故守身以為體正物以為用此其教謹之於方生之成孔子時之曾子述之孟子著之程子固將守之故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泰其交也自未生以有生自有生以盡生於靈一而泰萬性一而情萬非選其始後不易哉復以見天地之心與化俱而體天道者也陰感陽而變變而與陽同功性情互藏其理氣交善其用泰以相天地之宜因化感而盡人道者也而要以功於天地以不息其生故曰同功也生者實不生者虛而曰心如太虛則智如舜而戒其危保其微允執以為不匱其藏又何為邪嗚乎天地之生亦大矣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己生之天地今日是也惟其日生故前无不生後无不至冬至子之半麻之元也天之開也七日來復冬至子之半也如其曰天昔者而開於子有數可得而紀而前此者无有焉則復宜立一陽於冲寂无盡之際而何為列五陰於上而一陽以出也哉然則天之未開將母无在而非坤地之體充拓障塞无有開障天乃徐穴其下以舒光而成象也乎不識天之未出者以何為次舍地之所穴者以何為歸餘也初九日不遠復不遠之為言較七日而更密矣陽一不交則陰過而生息生不可息復不遠矣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不息之誠生於一念之復其所賴於賢人君子者大矣有過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為過者陰知者陽存陽於陰中天地之生永於顏氏之知此喪予歎而後學窮絕學无傳夫子之所以深其憂患與无妄

天上地下清甯即位震之一陽主於地中來無所期造始羣有以應乎天尋常之見所疑為妄至而不誠者也夫以為妄則莫妄於陰陽矣陰陽體道無從來則莫妄於道矣道有陰陽陰陽生羣有相生之妙求其實而不可垂見則又莫妄於生矣不生而无生而始有則又莫妄於有矣索真不得據妄為宗妄无可依別本真主故彼為之說曰非因非緣非和非非自非然如夢如幻如石女兒如龜毛兔角捏自成花開梅生液而真人无位淨寄肉團三寸離鈎金鱗別覓率其所真以見為妄以妄為真故其至也厭棄此身以揀淨垢有之既妄趣死為樂生之既妄滅倫高淨何怪其裂天壤而毀人紀哉若夫以有為迹以无為常背陰抱陽中虛成實斥真不仁遊妄自得故抑為之說曰吾有大患為吾有生反以為用弱以為動棟社仁義獨狗萬物究其所歸以得為妄以喪為真器外求道性外求

命陽不任化陰不任疑故其至也絕棄聖智顛倒生死以有為妄斗衡可折以生為妄哀樂俱舍又何怪其規避晝夜之常以莫長生之陋說哉請得而析之為釋言者亦知妄之不可依也為老言者亦知妄之不可常也然則可依而可常者之无妄雖有尺喙其能破此以自怙哉玉函水如露入腹而死水可依而銷迷所依與夫見雪而吠雪本常而夫見不常彼固驕語大十八極者乃巧測一端因自纏棘而同銷大之智豈不哀哉銷迷所依則水即其毒故釋曰三毒大目無常則雪即其患故老曰大患夫以為毒患而有不舍之者乎則其懼之甚也其甚也其甚也其甚也而不恤亦畏溺者之道自投於淵也夫可依者有也至常者生也皆无妄而不可謂之妄也矣以明其然也既已為人矣非蟻之仰行則依地住非蟻之穴壤則依空住非蜀山之雪蛆不求煖則依火住非火山之鼠不來潤則依水住以至依粟已饑依漿已渴其不然而已於饑渴者則非人矣粟依土長漿依成依種而生依器而挹以羹種粟粟不生以塊取水水不挹相待而有無待而无若夫以粟種粟以器挹水楓無柳枝粟無聚實成功之退以生將來取用不爽物物相依所依者之足依无毫髮疑似之或欺而曰此妄也然則彼之所謂真空者將有一成不易之型何不取兩間靈蠢蛟醜之生如一印之文均無差別也哉是故陰陽真位一陽內動情不容吞機不容止破塊啟蒙燦然皆有靜者治地動者起功治地者有而富有起功者有而日新殊形別質利用安身其不得以有為不可依者其亦明矣又既已為之人矣生死者晝夜也晝夜者古今也祖禰之日月昔有來也子孫之日月後有往也歸其同生知其同死同死者退同生者進進退相禪无不生之日月春暄夏爽秋清冬懷寅明中晦非芽不蕊非蕊不花非花不實非實不芽進而求之非陰陽定哉不有茲並非陽動陰感不相附等今歲之生昔歲之生雖有巧麻不能分其形埒物情非妄皆以生徵徵於人者情為尤顯顯折必喜箕踞必哀琴尊必樂性情非无形動必合可謂謂天下之至常者乎若夫其未嘗生者一畝之土可粟可秀一罌之水可沐可灌型範未受於天化裁未待於人也乃人亦不得而利用之矣不動之常惟以動驗既動之常不待反推是靜因動而得常動不因動而載一故動而生者一歲之生一日之生一念之生放於无窮範圍不過非得有參差便異或作或輟之情形也其不得以生為不可常而謂之妄抑又明矣夫其常而可依者皆其生而有其生而有者非妄而必真故雷承天以動起物之生造物之有而物與无妄於以對峙於以育物豈有他哉因是論之凡生而有者有為胎胎有為流流有為灌灌有為覆覆有為散散固因緣和合自然之妙合萬物之所出入仁義之所張弛也腰胎者陰陽充積聚定其基也流灌者靜躁往來陰在而陽感也灌注者有形有情本所自生同類歸納陰陽之施予而不倦者也其既則衰減矣基量有窮于之而不能多受也又其既則散滅矣衰減之窮予而不如則推故而別致其新也其既則衰減矣基量有窮于矣然而合事近喜離事近憂往必驚徐來非故則哀戚哭踊所以留陰陽之生新其離而惜其合則人所以紹天地之生理而依依不舍於其常者也然而以之為哀而不以之為患何也哀者必真而患者必妄也且天地之生也則人以為貴草木任生而不恤其死禽獸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廢天地之化故哀與患人禽之大別也而庸夫恆致其患則禽心長而人理短愚者不知死之必生故患死巧者知生之必死則且患生所患者必思離之離而閃鑠規避其中者老之以反為用也離而超忽游佚其外者釋之以離鉤為金鱗也其為患也均而其致死情以求生也亦均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情者陰陽之幾凝於注而效其能者也其可死哉故无妄之象剛上柔下情所不交是謂否塞陽因情動无期而來為陰之主因昔之哀生今之樂則天下之生且就於繁富矣夫生理之運行極情為量迨其灌注因量為增情不盡於一生故生有所限量本受於至正故生不容乖則既生以後百年之中閱物之萬應事之蹟因物事而得理推理而必合於生因生而得仁因仁而得義因仁義而得禮樂刑政極至於死而哀之以存生理於延衰者亦盛矣哉終日勞勞而恐不逮矣何暇患焉投之危名而喜投之桀號而威喜事近生感事近死近生者可保而有常然則仁義之藏禮樂之府亦孰有所妄也哉故賤形必賤情賤情必賤生賤生必離仁義賤仁義必離生離生必謂无為真而謂生為妄而二氏之說昌矣若夫有為胎胎有流灌者有為灌注有為覆滅者有為散滅者情之量也則生不可苟榮而死不可致賤則疾不可強為而樂強為樂者忘其所當盡之量而求之於無益豈不悖與單豹樂之於外張毅樂之於外老氏樂之於胎理之推移釋氏樂之於无形之罔兩故始於愛生中於患生卒於无生嗚呼以是藥而試之吾未見其愈於禽鹿之驚走也夫治妄以真則治无妄者必以妄矣治真以妄據妄為真竊據為真愈詭於妄速其末流於是而有彼家鑪火之事而有咀呪觀

想之術則端舉難投不可復詰彼始為其說者亦惡知患死相沿患生作備其邪妄之一至於此哉是故聖人盡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盡人道者動以順生之幾百年一心戰戰慄慄其真而未逮又何敢以此為妄而輕試之樂也哉故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蓋言生而有也

大畜

畜止也養也以養止之小畜也以止養之大畜也小畜陰之弱者其畜也微大畜陰盛而中其畜也厚而不僅然也小畜巽畜之也大畜艮畜之也艮體剛而以止為德巽乎巽之柔而以養為止之術也夫乾真位於方來而无如其性之健行也行則舍其方來之位且而之於往往則夫基夫基則命不疑不止其求必成乎往往故止之者所以為功於乾也凡欲為功於剛健之才者其道有二彼方剛也而我以柔治之姑予之養以調其躁之氣微用其陰厚予以陽一若規之一若承之得此道者以為諷諫是其為術倡於莊周人聞世之篇而東方朔司馬相如之以勸百而諷一識者固將賤之曰此優俳之技也昔者優俳以畜秦之暴主明相如以畜漢之鸞君謂將承我而規焉馬无能大改其德而祇以自辱流俗不審猶稱說之曰諫有五諷為上嗚呼蘇軾李贄之以惑人心者庸夫喜之而道喪久矣彼方剛也而患在行而不知反我至止之而實以養之開邪者敦篤其誠而不含其中得此道者格君心之非人有不適政有不問伊尹以之放祠而不疑傳說以之昌言而不諱孔孟以之老於行而不晦而流俗或譏之曰此迂而寡效也昔者程子以諫折柳枝而致怪於母后朱子以惟此四字而見忌於黨人嗚乎合則行不合則去耳又其誰不可去者從龍比於九京已耳藉其勸百而諷一不從所諷而樂其勸將如之何馬融廣成之頌亦效明相如而終之以諂矣故大畜者畜道之正者也牛牯故任職豕隨故任飼初不謀彼之我喜而慶固自來至於剛正道乎在彼受與衛之閑在我得大行之志然後吾養之心昭示上下質吉鬼神而無散大川之涉其理禪占風鄭重於津泊者非一日矣故君子弗言事君也自靖而已矣弗言交友也自正而已矣學博而德厚德厚而志伸志伸而威望不誦可否一準於道進退一秉於誠故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正己無求端疑不妄然後可以不家食而吉矣淫行是邪說與以懷德國龍之邪心於肆虎傑麟之巧技進以取容悅之實退以謝寒蟬之咎施施然曰諫有五諷

頤 頤上月望而太陽虧與而征凶終說將誰尤哉將誰尤哉

頤象也象其為頤而末象其為養然則設頤於此養不期而自至乎聖人何以勞天下於耕稼漁獵抑說象於此而復邀養於他則養固外待觀頤又何以凶邪夫頤之成象固陰陽之即位而為形體而頤之成用資養之具亦陰陽互致而為精液故二氣構形以成二氣輔形以養能任其養所給其養終百年而无非取足於陰陽是夫造物者即以室萬物之理無為成人形質之撰交用其實而資以不匱則老子所謂沖而用之或不盈其亦誣矣夫頤中虛者也中虛似沖所受不盈而有生之養資焉則老子之言之疑乎自而抑又不然其將以頤之用以虛邀實者為沖乎則頤之或動或止在輔車脣齒之各效者用實也非用虛也假令以物投於非頤之虛其虛均也而與人漠相不與則頤中之虛資輔車脣齒動止之實以為用明矣將以頤之體外實中虛者為沖乎則死者之頤未嘗有所室塞而何以殊邪外實而虛中虛而動屈伸翕關之氣行焉則頤中之虛自有其不虛者而特不可以暗測也明矣彼其說精專於養生而不知養抑不知生也有如此故曰証也夫聖人深察於陰陽則辨養道之正以有道矣養萬物者陰陽也養陰者陽也陽在天而成象陰在地而成形天包地外而入於地中无形而成用地處天中而受天之持有形而結體无形无涯有形有涯无涯生有涯有涯无涯无形入有形有形止無形陰靜善取陽動善變取盈不積資所厚繼陽動不停推陳出新分為榮衛暢於四末四末以疆九官以靈一皆動而能變者以象運之故曰養陰者陽也若其養萬物者陽不專功取財於陰然而大化之行啟不言之利則亦終歸於陽也陽任春夏陰任秋冬春夏華榮秋冬成實以逆言之陰為陽具然而陽德陰刑德生刑殺秋冬物成而止息春夏物穉而方榮實自終陰无利物之志是故養之為言養也陰之為言幽也然則觀其所養物養於陽觀其自養陰養於陽順天之道知人之生而養正之道不迷矣聖人之養萬民法陽之富君子之節飲食法陽之清有養大而舍小法陽貴而陰賤道固宜爾而四陰致養何以云頤云拂也有損養以成仁法剛陽而陰柔如是則陽聽養陽君陰民陰多陽少民義奉君少不給多其義悖矣乃養之為道順則流逆則節故无有不顧不拂而可用養者也故曰以人從欲實難經可恃也

乃初上皆陽皆養陰者也而上為絲頭初為觀頭何也頭之所以能動而咀物者下也而上則靜凡割割之用皆自上而下而頤之咀物也反是動者以欲興而尸勞止者以靜俟而自得以欲興者雖勞而賤以靜俟者雖得而不貪此亦君子小人之別也均之為養而初見可欲而即動焉不亦德乎功名之會迫啟者陽鱗之羞也而况飲食乎故君子慎言節飲食皆戒之於其動也嗚乎鄙夫之動於欲者不足道已霸者之養道市氏而挾刑心異端以沖用養生而逆天理皆陰教也知陰之無成陽之在養於虛而得實賤順欲而樂靜正其庶乎均為顛拂而二三何以凶邪君子於之養也別嫌而安所遇二三與初為體今以初貪而不戢乃非分而需養於上上為及止恩有所裁不特拂經欲亦不遂故二逢於邱之凶三幾十年之利邱者高位十年遠期位疏而期遠望其相給不亦難乎震臨即位十年而至且且居且宜之交即有所施必待十年之後辰烟不續越陌相求淵淵難留河清誰俟不復能永年矣雖託貞廉凶還自致則何似別嫌而安過於早自決於十年之前乎上者三之應也而不與三以養何也貴而無位所處亦危矣惟奉大公以養物斯德施光而自他有慶係私以酬酢上義之所不出也四為良體同先氣於抱之不勞受之不作耽耽遂遂其何若馬使於陵仲子而如此義可無潔口腹於母兄之側矣嗚乎取舍之間蓋可忍乎哉

大過

有位者物之貴也同類者氣之求也擇位而得中聚族而無處擯斥異已遠居齋木甘言不為之動害機不為之傷斯不亦天下之至愉快者位大過以人聚四陽於同席宅四位之奧區彼初之與上若欲窺其藩棘而不可得其擇利而踏絕拒異己者可為峻矣嗚乎峻者所以為其甚者所以為過天下焉有待小人不知其道如此而能免其譴於君子乎夫陰陽之始非有善惡之根鄂邈如河漢也禽闔者一氣也情各有其機功各有其效生者道之生殺者亦道之殺有情則各有其願有功則各有其能雖嚴防而力拒之不能乎其願而抑其得志之時矣故怨開於陽而成於陰勢極於陽而反於陰則亦無庸戒此而持其平又况性情功效之相需而不相舍乎是故君以民為基生以殺為輔元氏而君不立元殺而生不繼實其力合其用則陽有時舍位而不吝陰有時即位而不慚而獨使之蟬游散地交據離牽開相怨之門激相傾之勢則大之過也亦自挽而自弱矣故高居榮觀者雖覺其固示雄壯之觀而棟則託址於卑下橈其卑下則危其崇高未有能安者也且夫陽之過也以保一時之往也乃其援引固結相與以明得意者其去小人之嚙啗皆增志雖異而情不殊情不殊則物或矚之物或矚之則勢難孤立有所欲為而缺陰之用則有所必求而倫合乎陰矣故年不謀老少吉不卜從違自首元慚弱齡無待相鄰而靡苟得而歡將昔之估黨居中絕陰於元位之初志亦茫然而不可復問而三四之倚二五以睽離於所應者且沮喪孤危或凶或吝而不可保故始為攻擊繼為調停快志須臾堅壁難久古今覆敗之林何有不釀成於此哉而君子早已辨其無輔而不能久矣然則大過无取乎以取之獨立不懼逝世无悶者則得矣故夷齊兵之而不畏葉許招之而不來自位其位而不位人所爭之位孤保深幽敦土求仁雖金刑居上得勢下戕滅頂之凶不足以咎此所謂无可奈何而安命以立命者也過此以往則吾不知之矣

坎

夫得貌而遺其心天地陰陽之撰足以導邪說啟淫思者繁有之矣而况其他乎是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內生為心外成為貌心肖所生貌肖所成然則水其以天為心邪生事近先成事近後而方其生之旋與為生方其成之猶為生中不先立成不後建構造其功道行无間又坎之不僅以天為心也顧其已成效動而性靜方其初生效靜而而性動靜者陰也動者陽也動者效生則萬物之生皆以陽為心而水之生也亦成乎性之動幾以為生主則坎固壹以陽為心矣故其為象剛以為中剛以為中而剛不見於貌心之退藏於密而不著者也心藏於密而效所為成以貌水之所以險與然則流而不盈陰之用也行之險也陰虛善隨陽實不屈實以為體虛以為用給萬物以柔靡伴退而自估其堅悍則天下之機變刻深者水不得而辭而老氏猶宗之以為教父曰上善若水則亦樂用其貌而師之以蘊險於衷是故天下之至險者莫老氏若焉試與論之終歸於不盈者豈徒水哉水本土金相與終古而不見其積則消歸旋運者皆不盈以為功而水特出其不盈者以與人相見則其險也亦水之儂薄而未能深幾者也不足與深幾而水亦憂其易毀乃終古而无易水之憂者聖人極其退藏而表章之曰不盈而行險者何恃乎持其

不失信而已何以知其信之不失也生之建也知以為始能以為成乾知坤能知剛能柔知先自知能必及物及物則中出而即物自知則引物以實中引物實中而晶耀含光无之有改故乾道之以剛為明者惟此而水始得之以為內景物過而納之以取照而不遷其形水固有主而不亂矣生之積也初生而盛繼生而減減則因燮以相濟故水火與金皆有所憑藉以生而无所藉无所藉者藉於天之始化也有藉而生者有時而殺故木時萎火時威金時蝕而水不得窮升降相資波流相續所藉者真所生者常不藉彼以滅不燬彼而滅則水居恆而不聞矣不亂不聞水之以信為體也乃若其用坎居正北時在冬至至陽動陰中德室刑野為乾長子代天潤生物以為昌人以為榮乾德任生致用在水故腎為命樞子父之府黃鍾為律紀十二宮之準終古給生運至不爽潤而可依給用而不置水之以信為用也錄是觀之合體用而皆信乃提取其貌者不易見焉故坎有孚而孚亦維心坎之心天之心也亨以此爾雖然心貌異致信在中而未孚於外則固險矣物之險以信乎之己之險以信守之則其為信也亦介於危疑而孤保於一心也故曰不失者豈不新乎其恐失之也哉故信土德也而水與土相依而不暫舍以土制水水樂受其制以自存制而信存不制而信失未審乎此而欲不疑滯而與物推移顧別求其真之信於竒冥之中其居德不亦險乎故君子於德行則常之於教事則息之而終不法其不盈斯亦不惑於水之貌而取其柔而无質者以為上善也

聖人者與萬物同其憂患者也生而得其利死而畏其神亡而用其教故闔棺而情未息若夫任達以怡生恣而亡恤情誕曼波流捐心去慮憂之不存明之衰矣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豈以樂忘憂而廢同患也哉嘗論之定大器者非以為利成大功者非以為名聖人之生以其為顯蒙之耳目也則以為天地之日月也故物憂與憂物患與患胥天下以明而離於暗而聖人釋矣生而身致之聖人之力沒而人繼之聖人之心存盡心周而憂患釋豈其沾沾然以為己之功名而利賴之是故撫大器成大功特詳於付託之得人付之暗其憂也付之明則喜也幸其以明繼明矣在人無異於在己其何吝焉而足勞其嗟哉昔華既竭古人以寒裳異姓而不傷遂為聞人後世以

如婦其子而不廣然則歌嗟異意付託之際難言之矣而其阻乎具有各心者近而吝留於心身遠而吝留於子孫握固天下如死生之與共藉有賢智編棘樹藩以左制乎而右曳之氣餒援孤卒隕獲於老婦孤兒之手以授之夷狄盜賊而不恤陸機之哀魏武豈徒在稚妻少子之依依者哉才相均德相若情相合時相燮先後異體而明同此而嗟焉則氣萎暮年而情長故履不已陋與惟其然也故九四之來亦物理之恒而成突如之勢矣帆浪涌扁固盜窺剛以相乘返而見迫悲歡異室賓主交疑前薪地盡而後斂无根以我之吝成彼之攘欺天絕人无所容而不忌三四之際誠古今寒心之至矣嗚乎无不失之天步无不毀之宗祧而无可晦昧之心无不可陰幽之日月夏商之授於聖人賢於周之疆國周之授於疆國賢於漢之姦臣漢之授於姦臣賢於唐之盜賊唐之授於盜賊賢於宋之□□不能必繼者我之重明也則擇禍莫於輕母亦早留餘地以揖延傳伍而進之操暗昧之情於可繼者而吝子之則不可繼者矣進子曰大道之三公三代之英邛木之連也憂周之失所繼也惟聖人能憂其所憂而樂其所樂則聖人終以憂治天下之患而豈曰苟可以樂而且自樂哉

咸 卦以利用則皆親乎人之事而惟咸則近取諸身何也義莫重乎親始道莫備乎觀成以始為親故寂光鏡影量奉現而性元體者不足以為本也以為成觀故渾渾纖靡視則希而聽則夷者不可得而用也此聖人之本天道觀物理起人事以利用而非異端之所得而亂也久矣天地人三始者也无有天而无地无有天地而无人无有道而无天地故道以陰陽為體陰陽以道為體交與為體終无有虛懸孤致之道故曰故曰无極而太極則亦太極而无極矣人之所自始者其混沌而開闢也而其現以為量體以為性者則惟陰陽之感故沂乎父而天下之陽盡此沂乎母而天下之陰盡此父母之陰陽有定質而性情俱不容已於感以生則天下之大始盡此矣繇身以上父祖高曾以及乎綿邈不可知之祖而皆感以為始繇身以下子孫曾元以及乎綿邈不可知之裔而皆感之以為終故感者終始之无窮而要居其最始者也无有男而无女无有女而无男无有男女而无形氣氣充而情具情具而感生取諸懷來陰陽固有性定情凝則莫不篤實而生其光輝矣故今日卓然固有之身立乎現前而形色不爽者即咸之所以為咸豈待別求之含藏種子之先以為立命之區哉若其身之既有則人之於天地又其大成者也乾一索而震再索而坎三索而艮則乾道成矣坤一索而巽再索而離三索而兌則坤道成矣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然則坎離而上亦陰陽之方經方給而未即於成者與故坤立而乾斯交乾立而坤斯交一交而成命基乃立焉再交而成性藏乃固焉三交而成形道乃顯焉性命形三始同原而漸即於實故乾坤之道抵乎艮兌而後為之性命者凝聚堅固保合充實於人之有身且夫泰者天地之父也然性情交而功效未起繇泰而恒繇恒而既濟既濟而咸皆有致一之感必抵咸而後臻其極臻其極而外護性情欣暢凝定以固其陰陽之郭郭者道乃成而不可加陽不外護則陰流流而不知其所止陰不外護則陽發起而不燁其和自我有身而後護情歸實性歸虛而人道乃正藉其不然亦流蕩往來於兩間而无所效其知能矣是故以我為子而乃有父以我為臣而乃有君以我為己而乃有人以我為人而乃有物則亦以我為人而乃有天地器道相須而大成焉未生以前既死以後則其未成而已不

成者也故形色與道互相為體而未有離矣是何也以其成也故因其已成觀其大備斷然近取而見為吾身豈有妄哉然則良之亦取於身者何也良者乾道之成男也陰无成而有終故兌不足以象身陽而陰知始故艮足以象身禽狄知母而不知父細人養小而不養大惟能盡人道以立極者尊陽而賤陰雖然良非無陰者也不如兌之尚之也咸兼所始良專所成聖人實見天性於形色之中擬之而後言豈虛加之也哉

恒
以居則享以行則私有攸往而值恒之時无乎不凶何也恒者咎之徒也非恒以致咎其時咎也故亨而可无咎亦新新乎其僅免於咎矣陰陽之相與各從其類以為匹合其道皆出乎泰否雷風相際或恒或益水火相合或濟或未山澤相偶或咸或損泰通而否塞咸感而損傷既濟往而未濟來恒息而益生以澤注山則潤而生滋以山臨澤則涸而物散以水承火則熾而養和以火湯水則沸而就竭以雷起風則興而及遠以風從雷則止而嚮窮恒者既然之卦也陽老陰壯為日風矣昔之日月不可追而陽離乎地以且散於碧虛陰反其居以旋歸於穴豈苟非體天地貞常之道敦聖人不息之誠未見其久而不衰者也故恒者凶吝之府而當位者為尤甚焉三上之所以大逢其疾也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出矣而升乎風之上陽志恆矣氣在外而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降乎雷之下且入矣陰情慰矣風末雷收非亢早乘之則暄靈斯起故陰常散而緩受於陽而風雨時寒暑正者此益四告公之從非恒初求深之獲也故之六卦者皆與泰否同情而以陽下陰上為正情不可極勢不可因位不可怙怙其位以保其固故然恒四躍馬關弓而禽終不獲恒初陸沈隱蔽而貞以孤危當斯時也自謂可以永年而不知桑榆之且迫何施而可哉故地貴留其有餘情貴形其未順挾其宜上宜下之常求而得焉後此者將何繼乎是以君子甚危乎其成之已夙而无所拂也陽奮乎上元而窮則為災陰散乎下抑而相疑則戰天地也雷風也水火也山澤也元之而不以陽升而陰降為凶吝之門也體道者安其故常而不能調其靜躁之氣曰吾率吾性情之恒也其能恒其德而无羞者鮮矣非恒也而後可以恒恒者且不恒矣天地之久照久成聖人之久道豈立不易之方遂恃之以終古乎故曰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者恒也巧者天地聖人之所以恒也而僅恃乎天尊地卑

雷出風入之規矩乎

陰長之卦由剝而下莫盛於觀由垢而往莫穢於遯觀偏處而无嫌避先時而早去者何也乘時者莫大乎位正位者莫尚乎中乍得所尚雖小喜而志行猶新乎尊雖將盈而意歉故觀四之視五遯若天地而不可陵遯二之視三易若振落而無所忌陽雖欲恃積剛以弗逝其可得哉然則陽之所以避者以二也二為小主而小利貞當吾世而迫陽剛以不處陸沈而不可拯則小亦何貞之有哉曰陰之偏陽以避者時也六之居二者正也正而思柔與艮為體而受止於三此其為情豈常有陰賊乎幸其去以遂借後之心乎而當其時則固受人以疑其无心而授疑於人二亦所遇之不辰矣則將告之曰疑在人而自信者志志不借而疑非所嫌也雖然陽終疑而逝則二欲達其志而不可得其位正其勢親可以挽將駕之輶而莫挽之或挽之而情不及文不達志无堅固不舍之情无流連无已之意則且欲挽之而不終可得是何也陽之決成乎必避之世者无可前可卻之幾也而又孰與諒二相挽之心邪故白駒之詩似之矣其可留也則繫維之其不可留也尤懷音於避心之後莫之深說而猶且說與抑不可以謝咎於天人矣雖然二豈可以苟謝其咎者自謂終留陽志哉魚石之止華元也曰夷簡之薦富范也其情似也而其德則非殷之將亡紂无避德而殷先王之廟社則遵避之時也率汝墳之子弟勤如毀之王室以維繫成湯之墜緒如文王者而後可謂固志焉嗚呼難言之矣

大壯

大壯之世陰留中位陽之長也雖視泰為盛而與復同機復三陰不應陰而頻復且厲大壯之二陽陰應而同其觸藩之志豈不備與陽之施壯於陰也非四不為功震主而不嫌犯類而不恤四方勞勞於壯而未嘗其俯而呼將伯之助母以比鄰之是求乃舍其同氣以甘陰之暱甚矣三之迷也壯者陽之用也陽化陰則陰效陽為陰化陽則陽從陰志物至知知借與俱化而後陽德之壯反為陰用陰亦且乘須臾之離恃內應而爭一觸曰我亦壯也是三本君子特以徒再私暱投足於網羅之中而成乎厲復誰得而援之曰此非小人之壯也哉甚矣上六挾不逞以犯

難而三為其所困也嗚呼處壯之世益亦難矣以德則陽消陰也以位則臣干君也湯放桀于南巢而曰以台為口實後實則聖人慙矣公羊擬趙鞅之叛而王敦蕭道成尸祝之曰清君側之惡尚往不止亂臣借焉為三不可為四極難大壯之吉非貞何利哉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正大而天地之情見非以其情繫於天地者驚卷之自刑不如屈子之放逐也

處非所據之位能因勢之不留而去之其猶足以補過乎紀侯夫去其國傳曰與其不爭而去非也紀侯之國紀侯之據也非大壯之五也其猶稱紀侯猶晉執虞公者其位聞其亡之易而甚其無悔之劣也齊潛難於夜帶之肥晉於欣然操權詔之筆有人之心者亦何以處斯哉惟壯之五乎則觸藩之羊蒙馬皮而僅立於天步其亡也忽焉其勢也與哉其理也天遲回於久厭之心而需期已屆人情慙於无君之憾而待旦方與潘決矣與壯矣是積露欲激東光初起之候也喪之易非羊之不幸也知其易不驚其喪則可以自保可以保其子孫可以不貽慘毒於生民可以不羈天誅於日暮聞有歸而相旦正壽已靜而雅樂聞則以謝前者矣竊之辜而又何悔之有焉故□□□□之浩然於□□也君子謂之曰順□□□□情也□□□□而糜人膏析人骨爭死亡於蔡州角之贏亦心之憎矣□□□□之族至今存禍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豈不諒夫

晉進之也延陰而進之也天物以同類為朋類以相從為協晉自觀來陰舍四而上處五是殆絕其類矣而惡知絕其類者即為尊而開其進之遠逕乎晉五之於陽需五之於陰采入而據其尊操彼之從違而招我之僇伍有同情焉需需陽以主陰晉晉陰以篡陽情相若道相反晉非君子之卦也則何取於康侯之積乎離麗也麗乎陽者非求以消陽也陽明而陰暗陰不能自明故往麗焉陽翁而專陰闔而化陽處陰中不隨陰暗故水內景陰處陽中隨陽而明故火外景陰麗乎陽依陽外著延照三陰俾不迷於所往故離位在午德任嚮明然則五之晉其升以類者將欲被濯昭蘇革其夙滯以登於清朗在觀之四且觀光於自他之耀而今自有之則可不謂人已互榮者與夫然而九四之關於其中以塞陰之進也亦鄙矣宜初之傲不受命而不失其裕也是故陰陽有定實而无定情君子小人

有定品而无定性則亦樂觀其自處者何若也五惟自昭而昭物故福錫其類可以履天位而无慙焉雖然四且疑之上且伐之陽失位而志不平亦其宜也春秋序五伯之績而易許晉之康侯其聖人之不得已者與

陽進而上三陰退而下二進而上者志在外退而下者志在內皆絕羣之文也明夷之象二順服事而三用逆取五貞自靖而四出迎師則君臣內外之勢其亦變矣夫四與坤為體而上晦而不見知與初為應而初高而不可繼則乘時之士棄晦從明反思自效於南狩者在紂其為商容而不為祖伊與坤離殊分臣主異勢上雖暗極厚積居尊四國為朋同惡相依六四身與同儕地與同國其虛實前卻之故知之深矣故陽與共事而密觀其舉獲心而盡彼情形出門而輸於新主則甲子之朝倒戈北嚮者非无有以為之內應也故暗主淫朋離心離德之隱微久已聽大邑之區畫五雖婉戀以暱於宗邦麥秀之漸漸不能謀狡童於秘地矣故鳴條之誓辭斬其末宣也武王暴紂之罪宮壘游觀老夫孕婦之毫毛纖芥而无不悉士女黃震動臣附之合離早暮而壹不爽其所料誰令傳之誰與驗之我知獲心出門者之夙輸為南狩之資也然則聖人將以崇陰謀而獎亂乎曰上之暗也失其位也失其位則天下之攘臂而觀之者豈但我哉授之人也則不如在我內揆已德麗天而明可以征矣然且孤注寡謀以召敗彼情不知終不足以延登天之勢則盜竊紛紜晦以承晦者天下終无昭蘇之一旦豈但十五王之令緒墜地以為憂乎繫大公之情求同患之志上帝臨汝勿貳汝心則功名謀略之士亦樂晉焉而不復望以松筠之節矣宋襄之愚也卻子魚之謀而荆蠻氣盛故不知鄢陵之役責皇在側而一矢壯中原之勢矣成則配天敗則隕祚矣豈得失常秦於是時在俄頃之間而敢以天命民生浪擲而不恤也哉是故西周之滅也犬戎蹂躪乎鎬京幽王死於賊手進不能匡王國以靖臣誼退不能剪豺狼以請天命苟安竊取偃卧西陲數十世之後乃始詐給毒劉爭帝於戈鋌之下乎故謀之周行之決進乘時之士而與共功名未可以貳於所事而厭薄之也雖然極明夷之變序南狩之績者周公也文王之當此則曰利艱貞而已故周德之至必推本於文王而武周之事仲尼勿詳焉武周之功王之終而霸

幾見矣當其世而有君子者子飛不食而勿恤主人之言豈非正哉商谷之問雖武雒邑之民公亦不得視飛廉之罪以翦除之初九之義公之所不得廢也南狩之世无于飛之君子君臣之義息矣義者制事以義理也王逢處晉之世而效明夷之飛人之稱此以不食也何義乎

家人

居尊則喜處卑則怯情之常也雖陰陽而吾知其且然家人之體九正位乎五二不敢干四不敢偏以分正情而怯消乎下則陰固自處以貞矣陽居正得正大正以率以何患乎陰之不從而家人之申訓惟在女貞者何也陽剛有餘陰柔不足者感不足者爭同處而爭陽尊不保故陰乘陽女亢男天下亦繁有之矣家人之體巽與離皆陰也陰主陽賓而陰能自守其位其猶女道之本正而无頗者與雖然各處其位未有款也使之止而不洗靜而不競剛明外護以成女之貞而不過者為閑為威初上之功亦大矣故陰陽得位之卦四曰漸曰既濟曰蹇曰家人彼三卦者皆增陰而啟其競決漸疑於下靡則初屬於小子既濟嫌於上濫則上屬於濡首蹇關戶以四達而終以陷陽而幾不得出其為家人乎閑之于下許子以制母威之於上尊主以治從而後陰雖怯忌柔曼以為情終以保貞而勿失矣或曰德以綏順威以泣逆二中而為離明之內主四退而成巽順之令德是物本正而過用其剛不已其子則將釋之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其初豈有不正者哉雖有哲婦始必從夫雖其器子生必依父是位本正也閑之內絕愛則夫婦楷庭祀之下寡恩則父子離是情本正也因其正位用其正情習以相沿而倒施戾出之幾成於至微而終於不可揜故君子不強裁以分之所无而勿於名之本正然後正者終正而不渝故曰發乎情止乎理和樂而不淫怨誹而不傷逮其既淫既傷而治之則戕害害性之事起矣言前有性以為物行餘有道以為恒初上所以立位外而治位中也涉於位則情已發情已發則變必生三入二陰之中顏色危顛以爭得失婦子嘻嘻終不免矣頤之推曰梁元帝之世有中書舍人嚴刻失度妻妾貨刺各伺醉而殺之以身試於女子小人之間授以不正而開之睽又非徒吝而已也

陰陽失位而至於睽矣則猜疑乖離固有其於情理之中而值其世者恬不知怪也陽居於二四其睽也何才為陰進定於三五可以无睽矣而燥溼異其性情非分生其於忌傲不恤羣成乎離洋甚哉小人之不可使乘時而得駕也雖然其猶有差焉五履天步而明三處爭地而蓋其使實謚之世鉅橫流者三其為首與才均相偏激以寡恩故蔡攸不得全其毛裏之仁張陳不能保其刎頸之誼雖然天下將視其凶終而莫之平與曰初上其平之者也初上之於家人也閑之於本合則易為功於睽也合之於已離則難為力建位之以失也初上以柔道散之而奉陽為主則免解於險初上以剛道固之而反為陰用則○以孤孤而且難初上之技亦窮矣然而平其不平而者天之道也陽之任也初上亦何道以當此而无傷乎夫情稱乎時者也事因乎位者也刻梳不可以得劍尸祝不可以佐饗均為陽剛而位異則異所嚮時殊則殊所施處乎睽之初上道各相反以相成而後術以不窮上居尊而俯臨以治下初處卑而出門以合爻治下用刑合爻用禮初與三為同體上與三為君臣小人之忿爭而不洽也責望其黨以連類之戈矛猶懼其君有正己之鈇鉞同體而相規則激而賴怒室之色居高而不我治則扭而盡攻擊之力初而張孤則救關而樽檝上而勿逐則救焚拯溺而用采齊驪夏之周旋是故朋黨相傾之世殆亦非先所忌也其上養禍端而不辨其下操清議而不嚴建安遺諭而紹瓚益爭天福講和而邪岐愈構唐文徽之於河北而見為難宋徽持之以建中而國卒不得靖誰實非臣仰給於我之膏雨而不能其命家則何憚而不任氣以競雄也乃為之下者處士浮議於道遠小吏亟持其長短以引去為孤高以蒙禍為榮譽而陰邪狠鷲者假柔王之權俯而排擊偃月威張風波熾起燎原益運四海分崩若令辨之於早上東典刑而下敦禮讓則豈有此患哉嗚乎能以此道而治睽者寡矣自漢亡以來敗亡之軌若一轍也夫天下不能無睽而有以處之則天地男女萬物以同而異者於異而能同辟咎亡疑豈憂其散之不可收哉然則二與四其无責乎失位而處乎卑居爭世而爭不自己二守中而四居退間關勤困求所偶而託以誠自固之道也久矣其不復能他及矣故以恕待之而不施以吝悔之辭陰陽之用君子恒用其壯異端恒用其穉用其壯故直養無言而塞乎天地之間用其穉故處錙致柔而苟善其全軀保妻子之術故陽陰之功效各自其性情而生陽動而躁躁則憂其終窮陰靜而緩緩則樂其後裕故震奮而巽

弱坎險而離附艮衰止而兌欣悅用陽之壯則迅起而有功用陰之壯則披拂而易制其權者陽替其功陰難於制異端顧利用之以其弱之動反之用為形君氣母而寶之焉其甚矣其逆唱和之經而无以克天地之家也故易之順用於陰陽者四雷水而解也風火而家人也皆用其壯者也冰山而蹇火澤而睽也皆用其穉者也雷水而解解則關關則陽得以交陰而成其廣生風火而家人則翁翁則陰得以交陽而相其大生故句萌甲坼生於解夫婦父子生於家人生因壯而成形形因壯而凝性也性凝氣盛乃以塞天地之間而无慙若夫陰穉而睽陽穉而蹇則異是矣陽衰止而不足以生陰熟嘗而果於殺故見險而止者彼所謂虎兇無所施其攫也柔進而上行者彼所謂萬物之生脆弱也亦聊以自固其生而卒不知其瀆於殺矣蹇以險為主故其流而為申商納天下於艱難而苟居其功睽以爭為道故其流而為陰符闢天下於機械而密用其盜此陽穉而弱陰穉而蕩者必然之數也擇陰陽而論者其尚辨諸

蹇

困剛揜也蹇亦剛揜也而蹇為甚困外困之義自不能前也困陽盛而憤陰蹇陽孤而自保故以吉凶言之蹇優於困矣志感者怨時命之不夙情孤者抱惴志以臨淵然則困且求伸蹇終自困矣乎乃君子之欲伸困而勉蹇於不自困其情同焉有小喜者必有大愁有深疑者必有定慮許其止也不許其終止也三進而五中况其位之未亡者乎為五慰曰大蹇則必有朋來何有疑憂於曾波危岸之下而謂出險之亡其期乎夫五之所望者朋也而朋亦未易致矣水居高而不給於流其利溥矣山載水而不足以厚其勢美矣夫欲有為者之效死於功名利勸之耳勢動之耳舍此而其術窮矣况其相顧而不前名亦不損居亦有歸同來亦有群此之屋尚虛廬廬救救之穀尚田田田何為舍樂土之優游遷王都之多故者哉故一念以為往一念以為來往之名實未安而來則其蹇均也將以止亂而無定亂之期疑於懷土而亦有安土之義則忠孝之情裹回未決時實為之道不得而咎吝之也成乎大蹇之勢而不息其大蹇之心然後可以激天下之憤心而躑躅者亦為之扶杖而起人也抑天也天亦自處於蹇以激氣機之復而況於人乎是以石室既囚而後種蠶奮三戶以從而後陳項起漸臺既改而後諸劉與夫椒未敗之處壽春

未滅之日孺子之名尚在元石之靈未投忠志之士未嘗無悲悶之心而時在難爭名猶未正則以中節之大人不能必天下於往來况其寢寢寢微无求伸之心者乎

夫情過作於則投免或先感因同類則代馬必悲準誼推情曾修者之无終斯矣况乎類同則正力擊君臣呼號相聞泥中不恤而乃遷情小喜過險倦歸斯不亦刻薄寡恩厚庸不振者乎三為良主五之所求來反偷安實兼斯吝而聖人獎其能止許以智名則何以服二上越險而忘身居高而下應者哉三為智則二上為愚抑相率以乖離而後得免於違時之謂耶曰以智處蹇是或一道而豈許臣子之奉為典要與夫三非无能往之志而非有可往之時也水流山峙既終古而不相知彼德我才亦欲諧而非其事且拯患者有不拯而自古者无不固令使三攘袂而起越疆圖遠而進即於非次之居則抑為萃之九四疑不釋而道愈孤又奚益哉身安而後動交定而後求母亦自固於敦止之地合初二之交以示聲援之有在也乎大智者无智色用愚者有智功况均在剛揜之中未見其力之獨優於五也則抑養其力以需時可矣若夫願妻子以榮懷畏還回而却步鄙夫情短於餉豬壯士魂移於高會庸流以為智君子以為愚矣雖然三之先已後公恤利害以圖萬全者抑繫於二而有慙也何也以五之終不免於犬蹇也故以智處蹇期於功立而蹇釋以蹇終蹇道在詎智而伸愚遠環之保身富命之衛主道不同亦各因其時也已矣

解

夫動而瀆於險者在我與在物同有淪胥之憂其能免也免物而我亦免而於獨任之勞據功名之盛則德重損而令業不終其亦有損此而昭大信於天下者乎則豈不賢乎是故解四之以解為己任而奮擊以解之也二則其朋也而不相應五上則其長也而不相協陰陽初三則其敵也而固不相謀不諒於二朋友以為疏已矣不合於五上君長以為偏已矣不格於初三異類以為傷已矣驚百里而破群幽得免而喜乍免而疑將驅除之績未終戈矛之釁內起我將為四危之矣而四以得乎者何也夫不自信者召疑處其高者蒙與期有功者來忌是故當位而利行者功之所歸望之所集有為而為有獲而反凡此四者同類且悖媚之况異己之蒙其懲創者乎若夫解四之不當

位則終古而無當位之日矣先之非物所望後之非功所歸無所為而為不獲居尊而退也故其解也適見淪陷之難平而為之不甯弗待同志之先要而引為己任亦但曰險不可終而物不可終險也拊手揮散孤掌獨鳴天位无苟觀之心將伯无助予之望是故三陰之孤六五之黃矢以歸獲於三居尊而有解因人而成功以歸吉於五震功成而隼獲坎道夷而悖解以歸利於上而後遠二之虛險而二不以為疏臨五上之陰柔而五上不以為偏无不自信則疑去矣處不暴高則忌忘矣功不期有則諉消矣此朋至之孚不疾而速所繇異於蹇五之朋需之或然或不然而幸其來也

能得其情者必與同才者也能治其妄者必於乘時者也才不相肖言而不親時不乘權威之未服是以叔耐說而季孫歸城濮勝而衛侯讎故下壁暗投而見疑虛舟偶觸而无怨雖其誠心與以那福而才不相如時方未集固未足以消危疑於當世矣今以解四之震動不甯而釋天下於險阻非徒四享之非徒贈二而分享之亦所以作主於羣陰而調天下之怨也然而陰陽異才剛健失位豈特負乘之六三即初亦不必其孚矣是何也彼方錮一陽而堅持其險也迨於六五而時乘天位才共陰柔小人之跌足以望者冀與情同而五則藉解於四以成其君子歎然相得納其昭蘇於是晉同類而與謀詔出險之攸利則非特際剛之初六樂與同功即三方竊君子之器亦失援消歸繼之以孚而不貳矣是何也羣心已喻物難已夷不退何待不孚何求无所用險則有所用解亦世之自然也而後捐狙詐罷干戈泮渙銷融於雷雨之餘倘其不孚上亦可闕弓注矢而非无名之師矣雷之興也氣動於地中功出於地上徹於至高而後敢凝陰以既雨則是五為震功之盛而上乃震變之通也處盛功者不勞極通變者无咎故於上有待時之辭焉然則四其時之未至乎時未至而援劍叱車濯馮生之憂患故終歎四德之盛非聖人不足以當之

損

泰者天地之正也惟至正者為能大通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建立於自然而不憂品物之不亨矣乃性靜而止情動而流止以為畜畜厚則流迨其既流不需其長隨應而變往而得損者亦固然之勢矣雖然其往也亦有差焉恒

初往而變四舍无位以就有位為致用也既濟二往而變五中未失而得其尊為居正也皆未有損也損三往而變上高而无位極而不返為質於陰而疏遠於陽則往而損矣是故損之將損下以益上也初有損之心而勢遠難致則謙讓而用酌二有損之責而怙中不舍則自保以居貞居貞者既以損委於三之過用酌者抑以損任夫三之才地近易遷懷剛處進故毀家紓上綱膠膠固以合少男少女之爻為三之獨任而无所道在憂時心无憚往雖文失其位而不恤薦蘋藻而永網緼損之所以為有孚然而君子之用損也亦止於此而已矣僅此則專而過此則疑矣夫陰陽之未用先正體以定位陰陽之既用尤立體以達權立體達權則志貞而不靡任權墜體則游惰而忘歸乃陽之載陰喜浮而亟往陰之乘陽喜沈而便來來者日安往者日危陽喪其居以助陰之來返則損極而傷矣故酌之而不嫌其過慎薄宣而不責其已涼所以立陽體於不窮而節陰情以各正也過此固不得免於疑矣任陽之浮往而不止徇陰之便來而无嫌受汚垢以為量樂虛曠以為高極不知裁不變否而不已於是地絕天而柔制剛虧減之婦人道以息善保泰者能戒心於此乎故君子之用損也用之於懲忿而忿非暴發不可得而懲也用之於窒欲而欲非已盪不可得而窒也此二益之不必其豐而盈虛之必偕於時者也是何也處已泰之餘畜厚而流性甫正而情與則抑酌其過稱其才而因授之以節已耳若夫性情之本正者固不可得而遷不可得而替也性立陽以用壯大勇浩然亢王侯而非忿情質而善感好樂无荒思輟轉而非欲而盡用其德益推其壯竟加以室終絕其感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廢才而處於錙一以為寒巖一以為枯木滅情而息其生彼佛老者皆託損以鳴其修而豈知所謂損者因三人行而酌損之惟其才之可任而過難辭也豈其清明之嗜慾強固之氣質概哀替之以游惰為否塞之歸也哉故尊者必錄其才達情者以養其性故未變則泰而必亨已變則損而有時既登才情以輔性抑凝性以存才情損者哀世之變也處其變矣而後懲窒之事起焉若夫未變而億其或變早自貶損以防意外之遷流是懲窒而吹鑿與金鼓之聲而自投車下不亦愚乎

益

受命者期肖其所生報生者務推其所利今天天地以生為德者水火木金與人物而同生於天地迨其已生水

木金不自養天地養之天地無以養人物水火木金相生以養之生者所受也養者所利也水火木金相效以化推養而施於人物其以續天地之生而效法其恩育以為報稱者也是故五行相養以養群有受養為壯施養為老震位乎寅卯近水而受滋木之壯者也巽位乎巳近火而施熱木之老者也錄震而陽上行乎巽木漸乎老故元見於此者木王於卯衰於辰病於巳其然將恬養者施苟全其形質以居繁富而沮喪於功用以避菁華之竭其亦鄙矣故象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董子曰聖人以仁愛人以義制我震生巽而不憂其窮則以義制我而不保己以貪其利也巽達震以普散其材則以仁愛人而不靳恩以怙其私也迨其極也火受木生而木因火息新而談談而地木且不足以存萌而榮榮而實崇云落矣黃隕而資人物之養木抑僅有存者大哉終不私靳其滋榮木之道體仁之全而抑自裁以義矣是何也肖其所生推其所利木長四時首為天地之功臣道在必行而尤容己者不及是而道未足以行也故曰木道乃行道之益豈問器之損哉或曰聖人立本以親用厚生以厚物之生使損己而往益則何以異於墨釋邪曰擬聖人於陰陽之氣數則各有道矣聖人者非必於陰陽而刻肖之也陰陽與萬物為功而不與同憂聖人與萬物同憂而因為功故置而不給之患陰陽不患而聖人患之推移往來陰陽以無涯而遞出博施忘己聖人以無涯而或病聖人節宣五行而斟酌用之同之以有功異之以有憂權其施於仁義止其事於知能長裕而不設因以興利亦可盡才以配陰陽矣故益者聖人憂患之卦也

陽清而亢輕利而任氣陰濁而幽取實而後名益初之陰遷而居四賈四之陽為主於下居得為之地行消否之權則陰益而陽非損矣四之象曰公告從往告而幾其從有喜詞焉則惟恐其不從而幸其從也用是見陰陽否塞之代陰非無嚮化之心特其情柔而用幽雖願依陽以為益而無先求於陽之事乃陽據尊高而相拒時過而忽於必去則觀望於下者始於慙中於忍終於怯而與為敵曰彼亦一乘時也我亦一乘時也時方在我彼且孤高階潔終絕我於酬酢之塗則亦可拔茅彙進建壘以相拒矣今陽先下降以施陰遂上遷以報退諸得主之歡進獲宿王之利於是使天位之方尊慈剛情之難格飄搖異土沐浴新澤願瞻傳侶各吟殊疆乃始婉孌殷勤通詞而若不建矣幸其從而利用為依周旋不舍以消宿否之氣故曰損益盛衰之始也藉非陽上損以施於陰亦何以起積衰而

獨處哉故小人革面之難非君子之憂而君子過元之終亦小人之无可如何者也迨其相得無嫌此以德來彼以情往巽戶既聞雷鳴斯豫成施生之益合天地之交即以繫之平和之新合亦淺以加矣而上九之亢不知制猶從不擊焉將何為乎故觀於四而後知初德之盛也大易於此豈但致抑陰之詞使之必告而誘以所利也哉

善致功者用獨而不用眾慎修德者謹始而尤謹終眾力之散不如獨之壹也終事之康不如始之敏也夫以孤陰寄積陽之上而無位振 吹槁陽勢已成其於決也何有哉然而女媧善媚位窮詞哀以請苟延之命於群陽者陰固未嘗忘援主之重來也乃陽之往決也必有所任將任之於五則五與睽之將任之於四則四與為體將任之於三則三與為應連難形而成而躊躇相顧吾懼其如六國之扣函關九節度之臨相州也其惟任之初二乎而初不足與為功則二專其事矣夫二非專事者而不得不專寢處其上者已懷外靡之心二為夜戎戎起於近難伏肘腋宵旦不甯不敢告勞而遠攻礙於近掣成功元日而同室且有異心若是乎任事之難一善之勞列於九切矣故上六之凶必待之無號之後而方其眾寡相持之頃則以號敵號而未有遜志夫非陽之處盛而眾疑者授之輟轉以得有且辭哉非然則窮散消歸久無復然之望矣故終有凶者夫以後之事非夫世之遽然也五陽在位而一陽之待生於下者猶蟄伏以需將來待乎雷者必起漸次相臨然後五不得洽比其鄰四不得糾連其黨三不得私阿其配上亦无所容其無情之辭益亦難矣藏眾於獨養終以始藏者發而養者全然後乾德成而性命正豈能卒得之遇雨次且之世乎故君子積慎以思永恒豫治其未至之日月端士納正以消邪必多得之繼起之後賢養勇靜謐而懷情延攬用斯道也象所謂利有攸往者也剛長乃終剛不長則无以保其終矣夫之眾不如復之獨也

君子之道善不私諸己惡不播於人故善長而惡短善長者長於所揚惡短者短於所遏則善雖微而必溥惡在著而不宣益君子者以扶天之清剛消物之害氣長人道而引於元窮故毀善止惡以凝正命於彼於此无所矜限无窮之生一念延之而人類遂絕乎禽獸矣而苟私善於己散惡於眾則殺害日進清剛日微无窮之身一人尼之而

人倫亦漸以淪亡馬剝之六五上承一陽柔不私美以宮人寵則善雖微而長姑之九二下近一陰剛不播惡義不及賓則惡在著而短有者不有者不及者所可及也凡斯二文位雖未當而中正不偏以其廣心成其義概大哉其善於因變者乎姑剝之世均為陰長垢初過而剝瀆盡則剝五難而姑二易公善於同類為眾譽之歸引咎於一身居積毀之地則剝五易而姑二難剝以勸陰姑以責陽勸易從而責難副以宮人寵道固然矣而曰无不利其以獎掖小人而君子包有魚可以无咎矣而且曰不利賓其以責備君子而聖人與嗚呼處非望之咎逢躡躡之豕五陽同所也然而遠近之差過不遇之際幸不幸存焉乃小人之過此也與相狎暱而波流者不知惡也其天性之近善者知惡之矣惡之弗能遠之而妒能遠者之潔不受染於其已之溺惟恐人之不宵溺也蔓而延之方多以陷之不盡天下以同汚而意不釋至於非意之風流无情之毀謗總以分其獨近小人之恥則九五隕天之休命亦蒙其累而不足以承夫始之知惡而恥之也亦天理之猶留於清旦而逢命不猶周章失據吹颺凶德辱逮清流則小人之惡始劇而當亂世遇淫朋其欲自好以免於羞者益亦危矣時命无恒躬丁不造不履其機不知其苦屢麻飛雲駁之書柴市傳黃冠之請雖千秋之昭晰難欺而一時之波濤亦沸矣然後九二長者之德為不可及也雖然當斯世者幸得二以為主而已賓焉則群陽之福已借其不然君子遂无以自處乎矜修益實過潔而遠去履美而不炫其名生死與共而无已甚之色蒼天指正有隕不誣彼媚而欲分惡以相贈者終亦弗能如天何也故无望人者五之志不及賓者二之義志義各盡以處於濁世禍福皆自生死如寄人之不淪於禽獸尚賴此夫

萃

无咎者有无者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悔而得无咎抑可許之无咎矣萃咎之府也而又動以其時儼然而免故六爻而皆起无咎之辭焉曷言之陰陽之用以和而相互為功奠之於所各得則秩叙成納之於所不安而經綸斯起中外无一成之位則疑伎之情消出入有必均之勞則節宣之化洽夫安有各紀其黨保其居而恃以長年者乎故曰萃咎之府也升小過亦聚矣而位非其尊也大過亦聚矣而應非其正也非其尊無可席之勢無其應无可恃之情則其聚也不堅而不召咎以生其戒心萃剛居五而四輔之履天步之安得心膺之寄人情翕然進其唱和俯仰顧瞻无有能散我之友者雖然而勢亦危矣不虞之害知者灼見於未然則禱祀終而兵戎起非過計矣何也天下固无有挾同志以居尊閉戶握手而投異己者於局外持之以必不我違之勢可以遠怨而圖安者也故二之應五未必其孚也孚乃利用禴有不孚而姑禴者矣初之應四乎且不終也弗獲已而求合有矣三與上則既不我合而抑不成應弱植散處淫風孔福之旁漠然无所於交載涕載嗟嗟奮怒於傍窺也亦將何以平之哉故君子可抑也競者可釋也積悲歎而不敢言不虞之戒勿謂三與上之柔不足憂矣夫澤亦水矣乃澤者有心之化也水者无心之運也比以一陽坦然履五陰之中而无憂无心焉耳萃得四而羣居積澤而无流行之望則心怙於所私以私而聚以私聚而不孚以不孚而咎沾沾然恃其位之存黨之合物之不容已而我應以斯免咎亦斯新乎其免之哉其惟廟中乎神與人无相雜也能感之而已足矣觀時失而无可為則以神道泣人而權留天位萃位定而有可孚則以鬼道絕物而怨恫交興保區瀦之流絕往來之益君子之道而細人之睚難免於咎能勿慮乎

聖人之動必因其時然終古之時皆聖人之時也時因其盈而盈用之因其虛而虛用之下此者則有所休矣有所休者有所疑也疑於道之非與時宜則貶志以幾功名疑於道之將與物忤則遠物以保生死故一為功利一為元虛而道為天下裂如是者皆始於疑時終於疑己夫己亦何疑之有哉審己之才度己之量皆无所待於物而為物之待天命之體煌然其不欺也无待於物則至正矣故小功乍集而失道小名外溢而失德為物之待則大公矣故天下死而已不獨生天下生而已不憂死而不才不審乎正量不致其公驚於才則驚功驚名而為以物即己也歎於量則驚聲驚死而以為物非己也疑於己而失本疑於物而爭末之二術者分歧以起而國終无人此無他疑不釋而怵然於所升也故於時有疑焉於位有疑焉疑於時者曰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雖驅世而笑我我必有其功名而卓然自信立己以為時之幹者昧不察也疑於位者曰危人雖不治危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而坦然自信推乙以濟位之窮者昧不察也則是苟可用而虛不可用也且使之用盈而詭隨之術蕩佚之智抑習用而不貞之冥升則疑之言亦烈矣哉故升之世非剛之時矣升三剛而不中非升之位矣上窺天位聞其无人返陰上凝曠无適

主時之不盈甚矣乃疑者疑以為畏塗無疑者信以為坦道東其至健進而不要涉彼方虛曠而不慎子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即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為聖人之時豈必免君相民賦物阜而後足以當聖人之升哉然則不繫以吉凶者何也不可得而吉者時也不可得而凶者道也欲盡其道而以吉凶為斷則疑將從此而起矣嗚呼聖人之才聖人之量聖人之自信聖人之信天下升虛邑无所疑也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人之有生天命之也生者德之成也而亦福之事也其莫之為而有為之者陰陽之良各以其知能為生之主而太和之理建立而充襲之則皆所謂命也陽主知而固有能陰主能而固有知太和因陰陽以為體流行而相嬗以化則初无垠鄂之畫絕矣以其知建人而充之使其虛者得以有聰明而徵於實以其能建人而充之使其實者得以受利養而行於虛徵於實故老耄而憶童孺之間見行於虛故旦起而失夙夜之飽飲誰使之虛實相仍而知能交益者則豈非命哉然天之以知能流行於未有之地非有期於生也大德在生而時乘其福則因而建立之因而充襲之矣以知命之而為五事為九德以能命之而為五福為六極凝聚而均授之非有後先輕重於其間故曰皆所謂命也而二氣之方錫人之方受以器為承而器有大小以時為過而時有盈虛器有大小猶疾雨條風之或生或殺也時有盈虛猶日晷夜露之或暝或清也則受命之有餘不足存焉矣有餘之數或在德或在福抑則以其器與其時或勝於德而不勝於福或勝於福而不勝於德猶蟬蟬之於飲食也有時儉於德而倍於福有時儉於福而倍於德猶西風之稼不成穡而寒暑之疾能失性也如是者有餘不足皆非人所能強非人所能強聽命之自然是以其所至者為所致則君子之於困者因之而已而何有於致命哉夫致命者其有未至而推致之以必至也嘗與觀於虛實之數量則知致命者有可及乎上之理致福命者當窮極乎下之勢而无庸曰自然自然无為以觀化則是二氣之粗者能困人而人不能知其精以自亨也請終論之以知命者以虛虛者此虛同於彼虛故太空不可畫以齊楚以能命者以實實者此實異於彼實故種類不可雜以稻粱惟其同故一亦善萬亦一善乍見之心聖人之效也而從同以致同繇野人而上萬不齊以致於聖人可相因以日進猶循虛以行自齊至楚而无所礙惟其異故人

差以位差以時同事而殊功同謀而殊效而後異以致異自與臺以至於天子各如量而不溢猶數種以生為福為梁而不可移故虛者不足而非不足天命之性也善惡三品之說不知其同而可極於上也實者不足則不足矣吉凶之命也聖人无命之說不知其異而或極於下也仰太和之流行无息也非有後德而無後福之謂也非堪以建生也則福德具而多少差焉迨其日生而充其生則德可充也福不可充也元不死之殊也德自於知知虛於德者眾而堪於福者寡矣非德實而福發天之珍人而酌其豐儉也則奚以知其元不死之殊也德自於知知虛而微於實福有其能實而於虛實可以載虛虛不可以載實實可載虛一坏之士負蒼莽而極於无垠刷而下之入於重淵虛隨以至而不竭虛不載實容升之器如勺而溢擲一丸之泥於空墮乎墜矣故思之所極夢寐通而鬼神告鬼神者命之日生者也養之所飲膏粱過而疾疾生疾疾者命之不充者也其所以才華督賊也而義德之灌注者不中已於小人彊者不可強以廉頗之善飯贏者不可望以饒鍾之多勇福之懸絕者必原本於始生故致而上者實任之致而下者虛靡之也繇此言之與俱生者不足而上致與下致別矣日生者元不充而上致與下致又別矣故君子致德之命致而下極於不堪而窮拂亂以死亡稱其能也故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命致而後志可遂君子之志審其多寡建之充襲之數而緼之以不遷豈旦夕之偶激於意氣也哉困剛之為柔揜者福之致下者也不勝於器而儉於時二五皆以剛中者德之致上者也器勝之時倍之與生而建日極盛而不衰斯以致於上而无難矣致德於高明以自旌致福於凶危以自廣又奚志之不遂哉若曰以命授人則勇債而為刺客之雄非愛身全道者之所尚困而已矣非必忠孝之大節而又何死焉剛以柔揜則是柔困剛矣乃剛困而柔與俱困何也剛任柔柔任與柔之欲與不緩於剛之欲求特剛以性動而情連遂先蒙夫求之實蒙其實不得辭其名而柔之一若前一若却縣與以召剛之求其應剛者以是其困剛者亦以是而已矣故未得而見可欲既得而予以利聞戶而致悅虛往而實歸皆柔才之所優也因才為用乃以網羅生死乎剛於膠館之中酒食也金車也赤紱也不待操戈矛固塞樹壘以絕陽之去來而困以剛矣然而揆諸得失名實之間而陰以已困夫隆人者先自隆也汚人者先自汚也逸人者先自逸也勞人者先自勞也陰之德專其性則靜

專且靜貞隨乾行而順代天工則以配陽而利往德之不專敬處以相感性不能靜畜機以相制乘其上而繫蔽之糾葛頻虞以迷陽於所不及知夫然則抑勞心污下而無舒暢之一日矣非其金車即其酒食非其酒食即其赤紱而趨日下而術日上苟以售其賈縛高明之技是婦寺之情宵人之道也而豈不陋與幸而陽不之覺也藉其不然豈復有陰之餘地哉抑不覺者非陽之過也須養於小人退息於嚮晦亦君子道之所應享而當困世而不覺則陽或過也守其道之所應享知而處之以愚光大而濟之以誠索諸明索諸幽洋洋乎有對天質祖之誠則陽不覺而非不覺也而陰之術亦窮矣於是乎陰終失據而先喪其自然後反事而謀之心反心而謀之道動悔有悔以為吉則何其吉之不夙邪而陽祇守其誠而无所待悔由是言之器覆而无趣鼠國亡而无不死之小人均喪其實獨隕其名陽失數寡而陰失數多則柔先自困而亦終困豈或乘哉故陽困於人者也陰自困者也困於人者生越王幸夫椒之功而困於會稽平原貪上黨之利而困於長平雖中陰之餌而貞不亡自困者死懷險致媚不悔而能保其終者終古而未之有也故君子終不困人而自困亦免焉其不得已而困於人也積精誠以保其所不及知如二五之享祀以承慶而受福又孰得而困之

井

困剛揅也井亦剛揅也二卦之體綜之而柔皆覆剛困獨蒙其揅而井利賴其養者何居天下之能加於我者皆其同類者也天下之與我異類者皆其不能加我者也同類而同情則性正而情交異類而異情則先難而後易同類而異情則貌德而衷刑水之於澤陰陽非類而與同類類同而貌同類非而情異利其酒食金紱之可以相養而不知支流之沒於大浸水有澤而澤且无水柔且以加剛而莫能自出若夫水之與風凝散異情判然其不謀矣巽德雖順水終浮溢以出其不能加我者猶鐘鼓之不足以宴居也不足以餌則亦不足以揅故上六雖柔其能暮陽而杜其用汲之功與四若之於三乘剛也而不為乘剛三巽之成也則固非剛也疑於剛而來之察其非剛而退自保焉而自飾之不違而何乘邪乘其乘揅非揅巽開戶以旁行道不登於上則巽心惻矣坎履中以自用情不合於下則巽心又惻矣不能揅之將自求之是木以載水收功於本絕之爻盡瘁於可以有為之日巽免於惻

之為福而豈得與剛為難哉此井之通所以異於困之窮也故君子之於世也不數數然於物之類己而慮其有憐心其莫不相即者則徐收之以為利用是故小名不慕小善不飲甘言不通淡交不絕則成功於望外而朋聚於不謀雖然其於此也則已勞矣巽勞而坎非不勞者也巽勞於坎勞於出故挹江河者施桔槔者其小窮者則果不窮矣抱甕而汲之重甕而升之所食者十室之邑而養將窮不窮其將窮情有勞而已矣故井亦憂世之門哀世之卦也

夫人之有情豈相遠哉懷乾餱之飴者享靈殮而不懸詩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珍有事也今以貧儂庸非廢棄之子苟給利養授園宇之秣飼而鄙為木石无使有自致之薄長則淪沒漸委卒以抑菀而不永其生故先王之於樂也非元都人士女敏手躡步可以娛神人而教肄之然而偃者擊磬者擊鐘者審音暗者賦度合天下冠廢天刑之子晉之於和豫之地則何也樂者和而及於不和之尤使之消散其一日之哀鬱而後細類劣生不虛養而有生之情效焉則亦且榮生而无甘死之心所以調陰陽之沍而溥生理於无方也是故別无收恤極貸之與而一登之有事以榮其養故曰聖人輔天地之窮且夫愚柔辱賤之士其視儂巧便給者所得於天之短長吾未得而知也禮失而求之野十室而有忠信疏逃微末而莫由自拔則皆消阻而忍於長指雖有個慮一得之長迨其湮沒且以求慰其生而不遂況望其引伸而奮迅邪故棄人之世世多棄人彼誠无以自振也井之初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蓋哀之也既以為之井矣食則其榮而不食其辱猶夫人之情也巽而入而下亦非有潰潦沸溢不可嚮邇之污垢也不幸而泥者時為之猶之乎為井也亦各有施焉因而浚之薄取而小用之豈无所望於上哉置之不食而井舊矣井舊而无以自新矣長捐於時而无汲之時灰心於蹈滴之再潤者亦孰莫如何終自廢以无禽矣使遇河酌挹注之主功施廢疾而才登官則居然井也而豈遠此與甚矣五之至清而无徒也三功之成進而相比潔而自薦使非數數於求明以受福且終年抱惻而國莫我知而况初之疏賤而羸弱者乎其致養則不足自潤不足以自潤則生理憊而理窮君子固已哀初之時命而不得與於先王之勸相矣出險而有得色絕物而自著其功寒儉自潔以潤和平之氣井五之中正衰世之德也衰世之德悛於盛世之刑與其為水不如其為火

子產之得為君子有勸勞之道也夫

周易外傳卷四

州山遺書

革
 陽可以久道陰不可以厚事剛柔之才異也火之極炎蒸而成潤風之末吹弱而成堅其既則潤以息火而堅以止
 風蓋陰不厚事則其極盛而遷每于位元勢終之餘謝故以生新非若陽之可久者履盛而志不衰也是故離兩作
 而上明為下明之所迫巽重申而後風踵前風以相逼迫之甚則鬱庵消灼而火道皆盡之不已則消散凋零而風
 位不安故息之者以豫防其替止之者以早授其安物將替而為故乍得安而見新此離五之陰避重明以遷于上
 革之所以虎變也巽四之陰息緒風以遷于五鼎之所以中寔也其陰過盛以遷遷而陰先往以倡之變者均也雖
 然其于革也則尤難矣過乎時而返以乘時陽革而來五其勢難履天位而巽乎无位革而往其情難此二者
 皆非鼎之所有也勢難者時相強以為主二喜於得配而信之始于遲回而終于光大情難者不獲已而遠去陽積
 於其下而迫之君子以忍難而昭質小人以外悅而中憂如是而上之變也較之五而尤難矣而九三不恤其難猶
 恃其赫赫之明屢起而趣其行不亦甚乎故易之于上巽之無遺詞焉其為君子也雖巽而予之以文不辭也文其
 所固有失位而菟菟而不失其盛而後君子之志光其為小人也雖革面而許之以順中未順而外悅悅而不問其
 心而後小人之志平猶且戒之以勿征焉使其征也陰之凶而陽之幸也乃既委以難而猶使之消散以失歸則抑
 不足以獎天下之能革者矣或曰離之從革也勢處不厚同類相偏內爭而息肩于外革而未離其類革面而未洗
 其心則聖人何擬乎夫離之盛也其性則陰也其才則明也以慧察之妄行柔媚之德相助以熇然雖有蒸偏之患
 而非其近憂然且引身早去召陽來主以協于下此非所易得乎離者也不見突如其來而不可出涕泣者而不
 舍為重離之固然者乎知難而往辭尊而讓而違拒其面而違過求其心此聖人所以道大德宏而樂與人為善也

鼎

鼎柔上而居中則風力聚而火道登矣天下未定先以驅除天下已定納以文明風以盪之日以暗之有其盪而日
 以升有其暗而風不散故離位正而巽命疑也然五位以正以柔正也納天下于虛而自安其位疑其方散而未離

其類其于命之至也位之康也受命以施命于物也非能大創而予以維新也故中以為寔則所據以為寔者位而已矣據位以為寔夫且有堅固其心之位乘驅除之餘合萬方之散擊固其位以柔之道將无思媚愚賤抑法而崇惠與夫報虐以威者非聖人之宏因俗而安者非聖人之正何也皆以其有位之心而據之為寔也則上九之以玉鉉相節舉重器以剛廉之幹其可已與且夫天位之去來率非有心者所得利也鼎五之履位以息驅除而顧使四折足而莫如何者豈固有也哉以其號召于始者長保于終則有姑息乎邱民之事缺禮而伸情微強而安弱于事無期故懸剛于上以節而舉之道以裁恩刑以佐禮而後輔五而授以貞授五以貞則可調氣之偏者計民治于久遠數百年之恒一日之新也而後吉无不利矣漢之新秦也非其固有也嘉勞父老約法三章柔效登而位正矣論曹定法于上畫一而不可干而又眾建諸侯以強其輔故剛以節柔其後一篡再篡而不可猝亡宋之新五代也非其固有也竊竊其懷實沾沾然其弄餽趙普之徒早作夜思以進擊固之術解刑綱釋兵權率欲媚天下而弱其胃故以柔濟柔而无節淪散厄仆一奪于女直再奪于鞏鞏而亡亦燬矣嗚呼柔之為道止驅除而不之得則為周失則為宋剛之為道納之柔世而卒難舍也而節則為尚不節亦不失為漢□□□□□□□□□□抑務有以舉斯重器无利天位之寔而沾沾然惟擊固之為圖也哉

天下亦變矣變而非能改其常則必有以為之主无主則不足與始无主則不足與繼豈惟國之有宗廟國之有社哉離乎陰陽未交之始以為主別建乎杳冥恍惚之影物外之散士不足以君中國也乘乎陰陽微動之際以擇主巧迂之輕重靜躁之機小宗之支子不足以承祧也故天下亦變矣所以變者亦常矣相生相息而皆其常相延相代而無有非變故純乾純坤无時也有純乾之時則形何以復疑有純坤之時則象何以復昭且其時之空洞而晦察矣復何從而紀之哉夏至之純陽非无陰冬至之純陰非无陽黃鐘育天用隱而體不隱費生欲以至前一日當之其亦陋矣純乾純陰終无其時則即有杳冥恍惚也且輕重靜躁迭相為君亦無不倡而先和終不可謂靜為躁

君也嘗近取而驗之入之有心晝夜用而不息雖人欲雜動而所資以見天理者全此心而與主其不用而靜且輕則寤寐之頃是也且晝之所為其非寤寐之所得主明矣寐而有夢則皆其荒唐所誤而不可據今有人焉據所夢者以為適從則豈不俱乎彼徒曰言出于不言行出于不行而以為言行之主主入不言者在方行不言者在方行之際則口與足之以意為主者也故意誠而后心正居動以治靜也而苟以不言不行為所自主也則所出者待之矣是人之將言必默然良久而後有音其將行也必矣立經時而後能安矣此人也必斷續安排之久如痠瘧之間日而發也豈天地之正而人之純粹以精者哉夫理以充氣而氣以充理理氣交充而互相持和而相守以為之精則所以為主者在焉而抑氣之躁求理之靜如越人熏王子而強為之君曰不言不行言行之所出也今瘖者非无不言而終不能言瘖者非无不行而終不能行彼理著而氣不至也由是觀之動者不藉于靜不亦諗乎夫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江河无積水而百川相因以注之止水之窪九夏之方燠而已涸也今日其始立則杳冥恍惚以為真也其方感也則靜且輕者以為根也是禹之抑水周公之兼夷驅獸孔子之作春秋日動以負重將且紛膠脊亂而言行交誦而飽食終日之徒使之窮物理應事機抑將智力沛發而不衰是園豕賢之人而頑石飛蟲于賢園豕也則可不謂自誣也乎故不行者亦出于行不言者亦出于言互相為出均不可執之為主自其為主以始者帝也其充而持和而相守者是也非離陰陽而異乎夢寐自其為主以繼者震也其氣動以充理而使重者此也非以陰為體以聽陽之來去而異乎瘖瘖者始震者繼故曰帝出乎震又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尸長子之責承宗社之大蓋其體則承帝而不偏承乎陰陽其用則承乾而不承坤何也坤已凝而陽生則復是已

是人事之往來也未成乎坤而陽先起則震是已是天機之生息也復為人事之改圖故履進而益長震為天機之先動故再震而遂泥帝不容已於出而出即可以為帝故言不言行不行動靜互涵以為萬變之宗帝不容已於出故君終而太子建出即可以為帝故君終而嗣子立受命于帝而承祚于乾故子繼父而不繼母理氣充于始而氣以補而不可故動可以為君而出可以為守借曰坤立而陽始生以為震因推坤以先震立靜以君躁則果有純坤之一時也有純坤之一時也有純坤之一時抑有純乾之一時則將有未有乾未有坤之一時而異端之說緣此

具昌矣是以序則震為乾之長子而不生于陰以位則居寅卯之交春不繼冬木不承水陽以建春春以肇威震承乾而乾生于震震之出于帝且與乾互建其功而無待于乾矣况于坤之非統而何所待哉是故始之為體則理氣均繼為之用則氣倍為功而出即為守氣倍為功則動貴出即為守則靜不足以自堅矣建主以應變者尚无自喪其七也夫

良
因才而授之以處之謂位得處而即于安之謂所有定性无定位有定位无定所定所也者先立一道以便性而不遷也處高拒卑制物以己而制遇以心也或物起相于而絕憂患以自鎮也抑物至利交而杜情好于往來也如是而後得以其定所故有定所則己成己成則物亦莫亂之而物成各擅其成己與物有不相保皆所不謀而惟終恃其成而後其為定所也長建而不易于其定所見其定位于其定位行其定性此絕憂患柱情好不介通不立功而自成乎己者也則良是己夫无定所以為定位則出入皆非其疾位以安安而能遷曰素位无定位以為定性則尊卑皆非可踰性以下濟而光明曰盡性素者位之博也盡者性之充也遷以安者有事以為功于位也下濟而光者情交以盡性而至于命也功立則去危即安身有可序之績情交則先疑後信人有相見之榮績著于身而非以私不得望之以為功名之侈榮被于人而非以徇世不得濫之以為情欲之遷是身非不可獲而人非不可見也夫功名之與情欲毋亦去其不正者而止豈必負然高蹈其得正者而拒之哉拒其正者則位不博而性不充不博則偏側而位无餘位不充則孤畸而性有缺于以謝事絕交恃物之自成而小成于己而毀居成後者以非其時而不謀斯豈非與同道者哉然且良終不以咎為恤高在上者陽之位也元不與者陽之情也保其位任其情二五得位而曰我終處其上四陰同體而曰不可與為緣尊位在彼則處其上者直寓也位寓則身處同體不容相舍則斷其文者已隘也性隘則庭虛乃良終不以此為惜者彼誠有所大恤而視天下皆咎徒也謂承乾三索之餘而處陰方長之世也氣處餘者才弱憂患不在世而在己欲忘憂患則先忘其名憂患之功名敵方長者意濫情好難已正而或淫于邪欲正情好則先正其无情无好之崖字功不可強立情不可偶合歸于无功而情不固徒然後其

離性其位以自喪良亦惟此咎之為恤而違有其身以與人相見乎故其成也无得于身而身亦不失无緣于人而人終不得而干之陰且憚以思止陽因止而猶存立綱正極保其性固其位是天下之恃有良者功无可建即无功以止憂患情有不能即无情以訖嗜欲拯竟者德宏而道大砥俗者嚴氣而危行量其事量其才君子常保良以自守而不敢浮慕于聖人斯其所以无咎也與

夫乘消長之會保亢極之剛止功不試止情不交以專己之成者奚可不擇地以自處哉夫地有遠邇有險夷有同別有彼己危哉三九之處地參于四下之中密邇而險同異類而失已援猶且以為所而止焉越人之賭章甫也則怪之群鷄之睨一鵬也則笑之匪直怪之將起而敵之匪直笑之念有以汚之橫絕其類而使不得冷則戈矛起于夙夜獄立其側而形其所短則善哉微于聽聞四陰之限豈陽所宜寢處而元嫌者乎我不敢知戈矛之不傷我躬也則亦不敢知善哉之不移我志也不幸而躬傷君子猶可安于義命尤不幸而志移貞士將蓋喪其生平是故火之重也日蒸月化物且變豈白為難黜矣其受變而改其素人惜避之未遠其不受變而蒙其難亦何必以察察際灼汶而競大略柴車之餘勇乎抑投躬于非類之炎灼而僅保自免之危情則不變者十三而變者十七亦人情難易之大都矣箕子之于紂孔子之于季斯操其屈伸用其權度義重而道宏則同汚而自靖且彼之功侔天地而情貞日月者志不存于用良也若夫抱獨立之素者則无悶以自安必將遠而不與之適別而不與之同離乎險以全乎己而後悶不足以加之悶不足以加則離人珍獨亦足以伸正氣而為流俗之砥柱若其情固違之身且即之温嶠之幸成擦病虎而盜睡驪蓋亦危矣曹掾之介恭顯以行其志身始而名辱蓋自貽也將誰咎而可哉謝朓偏舟造都薰以得染不足道已孔北海之于曹操稽中散之于司馬施止二屬目其尚遜管甯而媿孫登與厲薰心矣而不繫之以凶悔者何也身傷則凶而僅免于咎志移則悔而苟免于凶不能保二者之何居所以危三者愈甚矣名可聞身不可得而見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用此道以自存也

或曰萬物之化始于陽卒于陰此據相續之迹而非其甚深之藏也盈萬物而皆卒于陰則其未且度劉墮折而莫與之為繼然則始以為生終以為成皆陽與為功矣何以知之以敦良之厚終者知之夫萬物成言乎良而以厚終

則豈有不厚終者哉益以知亥子之交非有果混沌而未開闢之日天地之始天地之終一而已矣特其陽中陽外
 无初中乘權之盛而陽之疑止于亢極以保萬物之命者正深藏以需後此之起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生于
 道物必肖其所生是道无有不生之德亦无有卒于陰之理矣夫良則有否之象焉上九陽奇无位升而不可復止
 而不足以行陰之浸盛則汰于否之相敵以貌取者鮮不疑陽之薄蕩无期而滅替以為之終乃陽之堅植于外者
 不驚其偏不決于去泰然安居處落而自息其生理以養天地之化而報道之生則可以為極厚者與萬物方以
 為終即以此始終于厚者始于厚者義之至仁之盡也故曰始終于良良可以終而可以始化萬物者無不厚之
 日舊穀之登新穀之母也而何疑其有卒乎陰之一日哉故剝消而復長人事之休咎也良止而震起天理之存亡
 也商周盡人以合天繼嗣而觀息于靜故歸藏首坤由復而致備其盛故周易首乾夏后本天以治人先震以立始
 于終故連山首艮首良者首其厚終以成始也人事之利害百變乎後而天道立于其上恒止而不遷陰陽而陽不
 傷亂極而治有主皆天所治人之事而不屑屑然從既生既盛以致功乃可以歷百變而不拔禹之治水也以治
 其流則不如治其源故先條山而後析水則夏道固詳于山矣其建治教之宗則存乎洪範洪範之曠建用皇極極在
 上者也建者則其止也雜書之數載九履一為皇極則良之一陽是已于以成終故極建在上于以成始故一履
 于下乃其數則盡乎九而不及十天德之存存以陽始以陽終不使陰得為之卒焉其制治之道則尚忠忠者心之
 自盡自盡而不恤物交之利害存誠以治情欲之遷流聖人而修下士之祇敬天子而躬匹夫之勞苦功配天地而
 不矜名滿萬世而不爭蓋處于盛而以治衰之道居之則極乎衰而盛者非不可復用也是故繼揖讓之終而持其
 流創世及之統而貞其始自敦其後化不待而薄之其興也有洽行之天有圯族之父其衰也有維汭之奔有有窮
 之篡而興无所待衰不亡亡非猶夫商周之類世德開先以用其盛而逮及陵夷一解而不可復張也何也非以終
 道治始則變故猝起于不謀懷來固薄必无以裕之于終矣敦良之吉非大禹其孰能當之□□□速永終之圖
 其尚審于擇師哉

性情以有節而正功效以易地而施不授以節達欲非遠志之利苟遠其利虛名喪寔用之資故陰不以升為嫌陽
 不以降為損夫陰陽數敵各據其地以順其所欲性情无介以通功效以小成而不建夫乃以為否道之成二五者
 否之主也或據磐以圖安或登臨以自尊安者戒其危而不往尊者恥于下而不求三四位非其任鑒兩君之重遷
 奮事外因乎密邇易位以合少長之勸抑可謂節性而不喪其功矣而或則疑之疑之者匪直疑陽之來三而甚
 疑陰之往四也圖遠以偏尊則疑其志遠而行亢就適以謀合則疑其情正而禮待其何以保之子之貞乎夫陰陽
 之合男先下女澤山之所以通氣也陽極而无所往用其衰以來主于內則感處其盛陽極而濟于外用其新以來
 主于內則漸顧處其衰或散地而得應或隣吟而失應是且以感衰而分離合之多少矣乃多所合者近取之身而
 手足心口交營以交感少所合者遠取之物而且前且卻暫處以圖安則咸易而漸抑難矣陽有見禦之心陰無必
 得之楫于此而能舍其黨以上賓召夫位之陽以來主則陰亦賢矣哉故下女者男之常而女歸者女之變也變而
 之正以得正情正而滋不正之虞變而之不正以得正軌正而可望大正之終則有間矣故咸亨而專期女以貞漸
 利貞而早决女歸之吉由是言之四之往也矯拂恒經以聽命于不相求之陽大功允歸恒性未亂固不得以就近
 而遷偏尊而處為之疑矣夫鴻之來賓而往還矣與寒暑恒相為反以逃其亢而且往且來日密移於楸比之南
 北非有速于往來也而日漸進以就陰陽之和是不亦恒勞而僅保也乎則因機以變消香沚而節陰陽者視此矣
 或曰寒暑者陰陽之正不可避也而避之是躁勝寒靜勝熱之說也豈以受性命之正哉則于鴻奚取焉曰陰之必
 寒陽之必暑正也枯于下以有祈寒亢于上以有盛暑亦其過也過在陰陽而物或因之以為否否有定數而无定
 氣密遷以就其和則寒暑非有不可變之勢亦定見陰陽之與冲和夾輔流行非必于卯酉之仲春秋之分刻限以
 求和于定時矣善事夫者避其過就其和臣得匡君子得幹父而密用轉移无迹之藥括則情理交協允合于君
 子之用心矣不逢其欲不喪其寔則雖否塞之世而冲和之氣固未嘗亡欲為功于天地者自有密運之權斯以變
 而不失其正不然无所違之无所就之以恕于往來則乘秋而擊為勢焉而已矣乘春而振為星焉而已矣其將以
 驚鳥是蟲為性命之正哉

歸妹

物之始盛也性足而效有待性足則必感而發諸情效有待則必動而致其功其感而不吝已于動者變也其功以時而定情以節則變而不失其正也變而不失其物正亦取正焉雖然自有變正而不正亦由此而與矣故功與而妄情興而淫天地不能保其貞而况于人乎兩日交而虹霓見昏媾通而奔亂生其始皆非有正以為之階也是故天地通而泰交亦既盛矣抑陰陽各自為體而化未運則其交也性足而情未暢效著而功猶未起因而保泰必需其動以有為因而固交必需其感而相入不然者亦非可恃泰以長年斯豈非天地之大義而人之終始與而天地之際亦密邇矣因其密邇功易就而情易諧三與四不揆而興泰最者不行勞力于經時得朋者弗俟襄糧以遠適陽動而上曰我以致功陰感而下曰我以合情所歸妹矣陽虧其寔陰失其貞為妄為淫豈得免于征凶而元利也乎夫其變而不正也豈有他哉利其易而已矣是故時險而用易則坦而易親漸之所以得貞也時夷而用難則勤而不置隨之所以成德也盡消否而用難歸妹係泰而用易則各失其道矣然而以難處險則量未裕而功自茂以易處夷則情亂于苟從而功墮于无待盡亡悔而歸妹凶固有別矣是以君子終用其難而小人每欲其易見利而託義四與有愆焉順感而終淫三之賤其可離乎正其義不謀其利慎其始以正其終禮樂必百年而興征伐刑政視此矣昏媾必六禮而合君臣朋友視此矣君子終不肖陰陽之苟合以貪功而續情歸妹之凶可以免夫

豐
日中則昃陽消而陰也月陰則食陰消而陽也陽消則陰息陰消則陽息消乘盈而息起虛人由盈以虛而不得不消于鬼神鬼神寓虛于盈而不得息于水不知人之必鬼神則將愛生而惡死不知鬼神之必人則將忻死而厭生愛生者貪生者也忻死者絕其生者也貪生一而為苟免為淫祀或詭其說為經緯鬼神吐故納新推而之于縣解以消逆緣督以養生窮極于虛元而貪生之情一也絕其生者一而為任俠為兼愛或詭其說為廢棄棄倫殘毀膚髮推而之于无生以為緣起無餘以為涅槃窮極于深幽而絕其生之見一也夫貪非其生而以為貴生不知生者也絕其生非可以死而以為達死不知鬼神者是故聖人盡人之性而知鬼神之情盡人之性時盈則持滿時虛

則保和達才而情正故其死也昭明君高可以配天而作祖知鬼神之情始乎虛者无妄終乎盈者无妄立命以養和故其生也反本親始可以體仁而合天所以然者何也惟聖人為能戒豐而彼惟不豐之為憂也憂其不豐或羨生之豐而巧爭其衰稿或計之生不足以豐而別觀其出離則所以為禍福焉欲致于豐者生死而昧于時有不恤矣聖人惟不私其豐而恃之故不憂于豐而尤以為戒則人有其豐焉者鬼神亦有其豐焉戒人之豐虛乘于盈終不恃生以可久戒鬼神之豐以起盈終不趣滅以為樂惟日孳孳而不給予死而可懼之死豫謀其必息而任今日以无窮之生其通鬼神之變以貞久者亦无假于別求而可賤非生故為人謀之于鬼神謀之一因天地日月之理以慎用其明動則性盡而而息也不妄情周知而消也不亡其不然者人之必消聽之氣數而非己之任鬼神之必息亦何依以責既屈之知能而致其戒哉而易何以曰而况于人乎而况于鬼神乎

聖人仁不求功智不求名仁智非以有所期而成然功名者亦非聖人之所廢非功名无與于萬物而萬物亦无恃以立也雖然亦因其時而已矣時之盛也則聖人主時仁成而功溥智成而名彰谷應川流萬物繁然以顯其榮澤功名捷得而不爽聖人亦終不爽其无求功名之志時之衰也則時賓聖人仁无託以成功智无麗以成名聖人為物憂慮將爽其志以利用夫功名名然且閭揜然其仁智之榮澤故勸業寓于文章文章存乎憂慮此則聖人之難也夫上有君下有民皆時會之所趨也君民期聖人以為主則聖人始无欲而終无為而在己仁智在物功名非有與也君民胥無待于聖人而聖人者乃聖人固不能忍置天下而靳其仁智无所欲而欲知不可為而為貌取而不相知者幾疑聖人之衰仁而喪智故曰聖人之難也是故放之變否也陽遜天位而止乎下陰非尊貴而麗乎中六五德中而權藉不足若強起代權以主其世是五主天下而天下且賓五矣且陽之集于三也剛來而窮浮寄于上下之間而成乎止與上相配偶而不相應不相應則情不及所當感而况于五浮寄以止則苟于求安而无志以求明窮則天命將舍而不足與謀五為離主道在施明而三障之以不延于下栖栖汲汲世莫我知質柔而為賓亦孰與聽之乎是故雉者五之固有也而代物憂慮不得已而大欲存焉知不可為而為焉固有而不見推于世若非所

固而有往有之非所固有是雖外而起射之矣射者不可必得之辭也固有而射射而得雖之非難射而不得雖之難也不得雖而矢在之非難不得雖而亡矢之尤難也雖所獲也矢所用也功名相左則所獲者虛仁智徒勞則所用者亦喪矣五豈有果亡矢之患哉後世見之為文章當世見之為憂患而仁无可施之福澤智无即格之幽明則貌取而不相知者固笑其一矢之僅亡也而聖人亦慨然深思謂吾矢之未嘗不亡也射而亡不射而亦亡不亡因於不射不乃射同於亡矢在則射亡不亡非其恤所射在雖獲不獲非所期而後聖人乃真有其矢而固有其雖禮樂正詩書定行在孝經志在春秋當時之功名闕然萬年之譽命鼎鼎矣彼憚儀鬼尾之流自以為保矢於不亡而矢非以射器不稱名不稱德彼亦保非其矢而焉用保為故曰以仲尼為旅人非仲尼其孰足以當之周公東征而贊易成王卒悟而公歸斧雖破而矢不亡時為之也時為之亦存其義以俟後此之聖人而已矣

進者異之才也退者異之德也才乘其時德敦其位以時則陰且消陽而才可任以位則下以承上而德不泯故異之於初疑進疑退无信志也志不信无以信天下矣才若可信而非可信者也因以用才則亂德若不可信而固可信者也果於修德則治是以君子望初之深而因示以所利利在貞而不在武貞既利而武亦无疑矣裁其窺侵之懷責以首戴之亂悅則武用登而天下之可釋也疑夫君子以其德教為天下裁其進退念雖孔擊而不能施責望於不自信者之心彼且不自信矣而惡乎望之督之以威而益其憤也疑之以福而增其驕也然而終以保武人之志治則何也世雖陽壯化不能廢陰治雖崇文人不能廢武然或以成僭偏之萌或以效祗承之命則存乎其位矣時者天也位者人也爭時而乘之微天而已非下恃素位而安之盡人而世莫我尤故巽陰之下起也亦陰陽之會疑戰之府也而位固處於卑散情自繫乎仰給位可居也情可諧也其不欲驟起以偏陽志亦明矣故才德爭其出神而機括堪飲則俯思退聽抑慘殺以從陽治者君子可終保其志已及乎六四重申以陰殺而有功矣有功之可恃不如无位之能貞也故二紛史巫之求以啟初於側陋五秉先庚之令以警四於居功甚哉擇位而居能消時之險阻而平之陽有所自全陰有所自正故曰利見大人以榮陰之善下也

巽以近陰為美兌以遠陰為正均於正中而爭利之厲非有終之吉也均於无位而和兌之吉无資兌之喪也且夫遠之將以正志而情相開則无功近之將以合交而勢相阻則失已俯恤其內仰承其外二者亦无賒絕之貞淫而何以得失之運庭邪嘗論之陰陽之有長少則有餘不足之數因之陽躁而樂施陰靜而吝與故陽始於有餘終於不足陰始於不足終於有餘蓋靜躁之效也故陽一索而號就以動再而險以不益三而翁然止矣陰一索而習習以和再而相附以炎三而發氣滿容肆然以得意於物矣然則兌者陰之有餘也用陰之有餘飾已之方少欣然行志意於天下其情狠矣說以相誘狠以相制則陽之宜與遠而不宜與相近豈顧問哉且夫巽之得中而近柔者將以正陰而成其順也順者巽固有之而因以正之則因以成之在外不入而周旋不舍溢其柔蒙以使物受其潔齊巽之二五為功於初四者要非能爭陰之壘而強以所不聽也陰之初入才不勝德因不足之才登固有之德行權之功俾於保合矣若其在兌也陰德窮而才見者也德窮而怙尊高才見而飾言笑而相相與為緣則且孰與正亦毋亦僅與成之乎僅與成之漸染其柔曼而隱助其剛很亦內顧而可為寒心矣借曰履中之位固在也夫位者僅以臨下而有其權夫豈仰夫而猶足恃乎故赫赫之威銷於婉笑堂堂之勢屈於甘言狎以相忘習而益弛彼陰中之方穉者盡用其有餘以淫逞其上始則孚於兌繼則孚於剝尚得謂剛中之足據哉策馬進關而踰垣空谷毋亦悔其遠之不早與然則二何以免於厲邪三失據而相就上居亢以相牽失據則以得說為幸居亢則以取必相持疆弱勢殊而上之剝切矣二位不當而危五則正當而安危則處樂而有戒心矣則遇歡而无固節敬肆情而上之厲甚矣故夫時乘感滿而物感豐盈者其尤為憂患之歸愈知所戒也夫物有宜疾君子疾之雖有好音與其令色遙望之如滑垢必芟之如荆棘商兌未寧而後疾焉不已晚乎吾懼其商之遯回而疾之在再也乃以怒待人而樂其成者不然以其時量其心畧其心序其緒斷然以有喜歸之益審知其處此之難而終能貞慈以自全者之未易也夫耳目不紛嗜好不起勤然以絕非正之感者類有餘地以自息其息於餘地矣且目無所交嗜好无所授山之椒水之澆可以樂飢而忘年而天下且榮之曰不淄四非无願於此乃求所息而固不得也將息於所與為鄰則

來克者狎之矣將息於所與為體則引克者招之矣人欲逃其刑戮我欲逃其榮澤俯仰而皆道我以淫豫避世不可避人不能甘心自謀而盈目无託誰為餘地以聽其斲然其商也誠不容已於商也而四尤且安其位以自退與三殊體與上隔援厭彼勞勞全其編編斯不亦斟酌无迷而懷來有素者乎然而神聽和平物亦莫能傷之矣其處也非其所期也則君子亦樂道其有喜而无容嘗其初心之不決也六朝之季處未寧之地者或內絕疆臣之歡而外投戎羯或外脫異域之網而內附篡攘商之未詳遶回以受其守者眾矣晏子不從昏淫不與崔慶商之已詳而不知退之為愈也况里克之中立析免者乎耳目交而不亂嗜好投而不疑非貞生死以遺榮利者其孰能之或曰克陰外說而中很商而不與枝害隨之而何慶之有夫莫壽於龔生而膏蘭非天莫富於首陽而薇蕨非饑君子道其常則四之於慶誠多有之而又何讓焉

陽保聚以上亢陰護黨以下凝雖然亦各安其位而利之矣乃欲虧其所黨解其所聚毋亦非其所欲遷惟不樂已成而撓之使敗然後功可得而起渙之時亦難矣陽往而不復安於上以奠其居亢不以為恤否不以為憂使越疆而遠焉是殆猶夫奔也况夫奔而入於險中雖終得所願始固非其願焉者也然成則渙之功者四之績亦烈矣哉故曰撓萬物者莫善於風始則撓而破其塞繼則撓而散其險解悖吹鬱疾於影嗚乎可不謂感與夫渙四之得此也惟无私而已矣陰奮出以就四虛其所處之位以召陽來處則二是已夫其居二也於已為安於物為主於已安則重違為主於物則物歸而不能相舍逮乎既去之後所與為等夷者猶所夕引頤庶幾撫我以慰其思也此亦物情之最難決者乎平居相保斷去於一朝餘暮未忘牽留而不顧豈果輕去其羣而忽於情也哉以義裁情提往赴義昭質益彰不蔽於私暱大勞不倦不安於小成光大之懷所可告於天人而无媿也嗚乎安小成而蔽私暱者非直利賴存焉為物所牽而不能制義者多有之矣彼剛正者或且不能自割而況於柔之善柔者乎戴之為印推之挽之以為宗思之不忘繫之維之以為好利之所集也勢之所趨也小義之不可裁私思之不可負也而豈望其解悖吹鬱之一日哉因物之戴印與為主違回未決而騎虎之勢成宋祖不能自免於陳橋况曹操之僅還四縣而欲

孫權之不踞鐘者大邪舍中正即散地升邱而觀天位之光受命以還關戶以盪物之險其惟大人乎則天下為功而鬼神可格劉虞有其德而无其才陶侃有其才而无其德固未足以幾此也聖人以正待人而不疑於憂慮撓之乃以通之危之乃以拯之光大无慙而神可假曾何險阻之足云

陰陽分而數均陽皆內陰皆外二陽上一陽上二陰則德正夫如是節且俸功於天地矣而抑有不然者又質相承者也恩威相倚者也男女相諧者也君子小人相養者也故泰之道感矣不惜五位以居陰也享其賢不取其名也既濟之道得也授陰以二使自遂也正其分不更替其權也故質實文而文亦有尚思實威而威亦有功男賓女而女亦有位君子賓小人而小人亦有居既均其數又賓其德猶復兩宅其中以制業於散地節於是而苦矣可以惟吾意之所欲為施之物而不敢違傳之天下後世而不得議吾自甘之能俾天下之不苦之乎孤行自尚苦不可負亦危矣哉履正位而不慙制萬有而為主五可行也二則何居察閨門之細過則驟起於蕭牆戶百執之小事則人離其心德處矯建於用恩之地則和氣戾於周親堅忍去其不容己之文則至情因而吝德規規然以宰制天下之大剛為門庭之細目幾論人也抑自顧其身心亦奈樂終年而不見道之可樂矣乃尚以謝於人曰我與彼之數均而非有餘也我自宜為主而賓之乃以安之也又誰信之嗚呼古今之不相若厚薄之差也三代不可復矣刑賞皆其忠厚清議亦尚含宏至於漢而德意猶有存者故史遷班固之傳酷吏也皆有礪節亢行損物而先自損者也至於宋而公論遺矣包拯之酷也而天下頌之然在當時猶有憂其亂天下者流及於海瑞而合廷野之人心幾不翕然焉夫抱與瑞則不出門庭之智計而已管仲匡天下而猶曰器小况拯與瑞之區區乎者泰遜天位以永安既濟子禱祭以錫福君子之道固如此不可負者自鳴其貞而天下之害烈矣始於相苦也終於相激也故天下之害烈也中乎

夫欲施信於天下則內不失已外不廢物以作之量廢物則已无所載太過猶陰棟之撓也失已則物无與依小過去中飛鳥之凶也稱情以為本末而未无廢位要禮以為重輕而重无失權陽中而陽內夫乃以情理盡而疑貳消

則中孚是已且夫陽主陰者也主陰者統陰而交之也統之而與為交而先授之以必疑必貳之勢推舉端者必以
咎陽心之不固焉將往主之必先有以宅之損之而疑生則亦納之而疑釋矣將欲交之必固有以予之居約而予
之者儉則意不厭而亂如其處實而予之者豐則欲可給而壹矣是故三四位散二五位正中孚之陰陽於所麗者
既截然以分其實賤之區然免巽皆陰二五得中而非其世則權中不感三四為兌巽之主宅散而不得正則位非
所安而中孚之交盡於情理者二五精陽於初上固得輔以自強三四連陰於其體樂處內以益親得輔以強陽可
留中而不替處內益親陰且外比而不憂揆之理繫之情存大正而授物以安疑貳之消不待合於介紹矣夫陰陽
非類也其相與非應也時與位其尤不齊也而且孚以無聞錄是天下豈有不可施之信哉執已之堅而損物然後
物起而疑之隨物以諧而喪已然後物得而貳之況夫陰之柔弱而僅相保者亦深願樹陽以為藩屏而冥處於與
區乎故就暎以息肩深藏而保富授之樂土而元吝貞其強域而不干則始於悅以消慙終於順以革亢勝魚可格
无往不利陽之所受亦宏矣哉樞機在我而好爵无私孚乃化相豈有與若夫貳已徇物以效其懇懇拒物全已
以守其確確而徇物則賊已拒物則絕好信之蔽也賊末之免矣上亢而不親初有他而不定已與人之間情理未
盡則僅為二五之輔而不足也

小過

中孚陽之盛也而卦皆陰小過陰之盛也而卦皆陽德不勝時才不勝勢故以中孚之陽履乎中且保陰而結以信况
小過之陰柔而能恬過以終乎雖然乘有餘而取贏不量德而求勝則陰恒有之而未肯也今夫魚陰也故中孚
以之鳥陽也故小過以之魚火屬而性沈鳥水屬而性浮中孚象離小過象坎火必麗水不依於實也故魚投之空則
死水流於不盈之地託於虛也故鳥蹶乎實則奮然陽躁而和者元必得之勢陰靜而狠者无思從之心故鳥
可下而魚不可使上火麗實而利於虛水流虛而載實則情與德有相習之殊致以各成其利賴而要之上野而下
室上往而下來上感而下恩上施而下受莫不以下為吉焉是以鳥可下而魚必不可使下也下者進上者退進者
伸退者屈故陰陽亦莫不爭下以為吉中孚之陰小過之陽皆在中而未有上下之勢未上未下可上可下於是中

孚之陰小過之陽各有欲下之情其理勢然也陽无必得之勢陰无思從之心在中孚而陰之欲沈陽和而不爭雖
處極盛僅與敦信以遂其志幸而陰安其未上未下者則陽坦然矣在小過則陽為震艮之主可決陰以必下而遂
其志然且怙其盛滿宅中之勢挾陽以破樊而游於虛虛者陰之鄉下者陽之利背利以適非其鄉而陽猶靡然以
聽其以以者不以為也靡然聽其以而莫能自主嗚乎婦乘夫子脇父臣制君挾以翱翔而不過有居甚矣陰之狠
也惟然而陽之或戕或厲終不免於悲鳴矣而乃以教天下忠臣孝子之心薄冤憤起而爭之以下故極重而返亂
極而復挾主周旋而長能保其飛揚跋扈之雄有是理哉逆彌甚失彌速見晚消密雲散君子有以豫知其大吉矣
夫陰陽之往復物理誠有之而人之於性情也亦然性處情中而情感乘權則挾性以浮游於无實之地逐物遺流
喪其元起之貞性亦无如之何矣連夫吝而失失而悔退息戕敗進處危機則誠發於中而生怨文之音亦中人以
上之必然者然後矯所挾以求復性情各安其所而終返乎其根故曰人恒過然後能改惟然而取之勞亦甚矣
非不憚其在穴之難獲者不能得也故震之勳偉矣治亂之數止不勝止動則興也理欲之數過不勝過求乃得也
九三之防所繇不及九四之遇也夫密雲无久返之陰在穴有得禽之理情不敵性邪不勝正雖或戕之大有為者
之資也以為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飛鳥以凶尚誰疾乎

既濟

一陰一陽之謂道无偏勝也然當其一而建之定中和之交亦秩然順其大紀非屑屑焉逐位授才而一一之也
此天地之所以大雖交不密叙不察而无損於道則泰是已若屑屑焉一一建之因一一和以交之此人事之有造
終不及天地之无憂矣故濟者人事也舟之方之榜之帆之以通旁午以越險阻亦勞矣哉天地之可大天地之可
久也久以持大大以成久若其讓天地之大則終不及天地之久有初有終有吉有亂功成一日日月无窮方其既
而不能保方其足以配天地之終循環无與測其根鄂者焉豈惟其衰感亦有之陽內進而長陰外退而窮各就其
位互致其交此得不謂人事之最感者與而君子鯁然思而防之方自此始則何也天下之方興也國是无大辨
於廷清議无成言於野非有楚楚然必定之清濁也承綸經之方起上下各盡其能而如不逮固无餘力以及此焉

而萬物之相與各趨其用也。用之既趨，功必求當。人心有餘而規模日起，擇位爭時以大剖陰陽之界，經制明而公論彰，區別建立之繁，無遺地而親疎分勢，乃繇此而定。則盡人事者固已極盛而無所加，一以為陽確而授之以位，一以為陰確然而授之以位，安不德之素合不僭之交，竭往來之情，感正變之。得此日一則中流鼓柁而津岸以登矣。夫此一日者，豈可久之日哉？自屯之始交而方遇此一日也，顧未濟之地，乃以而僅有此一日也，則其為幾亦岌岌矣。且夫陽來下以致功，陰往上以受感，陽安而陰恒，危陽躁而樂陰靜而憂樂者，忘而憂者，思以其忘危，敵其思安，故發於宮中而聚謀於沙上，是陽固陰險，以且懼且謀之樂石而激之興也。又况夫迭建迭交，瑣瑣焉以夾持之也。如是則小固未亨而亨自此而起，小之亨大之亂如衡首尾之低昂而無爽矣。是故亂終至此而生二處，譽則七日勿遂以老敵四處懼則終日疑戒以求安，排上六之无位以窮者，皆未有須臾忘也。清濁太別而疑戰承之，豈或爽哉？甘傳申訓之後，尹仲作誦以還，汝南月旦之方明，維蜀是非之既定，商周漢宋此四代者，亦繇是而不延。故君子誠惠之也，誠防之也。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衰亂，有忠臣。其感此而激為言似之矣。雖然，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三年伐鬼方而既德，抑不克鬼方而抑何以為高宗時會遷流因而自弛，則亦終无此既濟之一日。又豈可哉？不能使河无波，亦不能使无渡河也。人事之所爭，肩而不能及，天地之大者，命也。學焉而必致其精微，以肖天地之正者，性也。知其不能及，天地故君子樂天知不能及，而肖其正，以自奠其位。故君子盡人窮理盡性而至於命，亦曰防之而豈早計以吹齏之幸，免與秦燔詩書仁義廢矣。晉高元虛智慧隱矣。平王忘犬戎之讎，孝慈薄矣。諫周馮道愛賣國之賞，忠臣寢矣。曾不足以防患而終於沈溺，老氏將誰欺哉？夫君子之慎微，明辨爭位於紛雜之餘，正交於肆應之地者，不敢憚勞，非曰永固亦以延天地之威於一日，則後起者弗以漸滅而不可繼，固勿庸以既濟為戒塗而倒行於雌雄黑白之間，依不盈不足以自保也。

未濟

故天地而無毀也，藉有毀天地之一日，豈復望其亥閉而子開如邵子之說也哉？成之小者不足，以始故易首乾坤而不首坎離，則當首坎矣。毀之長者不可以終，故終未濟而不終坤且夫大陰也，而以陽為邪，水陽也，而以陰以為輿，非邪不守，非輿不載，港之以為固，舍之以為光，既不能顯出其神明，以備陰陽之盛，抑不欲孤恃其鋒，稜以致乾元之災，得數少而氣承其伸，則物不能長，感而不終，亦非有久終而不返，水火之撰固，有然矣。若夫天地之所為，大始者則道也，道固不容於缺也，不容於缺，必用其全，健全而乾順全，而坤因是而山澤雷風，水火皆繁，然取給於至足之乾坤，以極宇宙之感，而非有漸次以嚮於備何也？道无思而无為，漸次以嚮於備，則有為，各留有為，增益是且有思而有為，其不足以建天地之大久矣。震巽坎離，艮兌男女之辨，長少之差，因氣之盈縮而分，老壯非長先而少後也。終古也，一歲也，一日也，一息也，道之流動而周給者，動止散潤，暗說皆備於兩間，萬物各以其材量為受，遂因之以有終始，始无待以漸生，中无序以徐給，則无終耗以向消也。其耗以嚮消者，或亦有之，則陰陽之紛錯，偶失其居而氣近於毀，此亦終日有之，終歲有之，終古有之，要非竟有否塞晦冥傾壞不立之一日矣。嘗試驗之，天地之生亦繁矣。保介羽毛動植冥類，以相續為蕃，行絲子繇小嚮大，繇大繇小，一致萬宜，固今日之人物充足兩間，而无所容而土足以居，毛足以養，遂古無曠地，今日无餘物，其消謝生育相值而償其登耗者，適相均也。是人之兵役饑饉，幸應年而一遇，則有既傳聞以紀之，若鳥獸草木登耗之數，特微遠而莫察，乃鷲攫鷹鳴，野燒淫漲之所耗者，亦可億而知其不盈，則亦與夏晝冬夜長短之暗移，无有殊焉。要其至足之健順，與為廣生，與為大生日，可以作萬物之有所缺，則亦有一物而不備矣。无物不備，亦无物而或盈夫，惟大盈者得大虛，今日之不足，豈慮將來之或虛哉？故易成於既濟而終未濟，未濟之世亦乾坤之世而非先後之始終也。未濟於乾坤同世而未濟，足以一終者何也？陰陽之未終也，則為乾坤繇其未交，可以得交，乃既交而風雷山澤亦變矣。其尤變者，則莫若水火一陽而生上一陰一陰而上生一陽，以為離一陰而上生一陽，一陽而上生一陰，以為坎。互入相交，三位相錯，聞而不純，既或以為坎，或以為離矣。因而重之，離與坎遇，離三之陽上生一陰，因以成坎，而為既濟。坎與離遇，坎三之陰上生一陽，因以成離。而為未濟。互交以交六位相錯，聞而不純，陰陽之交極是乎，而其故此二卦者，乾坤之至變者也。繇其盡交，非有未交。

成也固然而欲互交以致功者亦拂陰陽之性而无當於成敗其迷也亦可為大哀也矣天地之正不聽彼之亂之聖人之教輔相以合之者又維繫之彼既任其相離相舍則亦徒有其說而无其事故无能大損於道也藉其不然胥古今上下以未濟則一終者將以永終且亦不可以得一終也則可不謂大哀者與嗚呼君子之慎未濟也亦為其難而已矣情異則利用其才情才俱異則胥匡以道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自治也禮以齊之刑以成之以治人也然後凝者不以寒沈而洩燥者不以浮發而衰斟酌融通慮始難而圖成易則天地之間昭明流動保合而无背馳九解之憂元化且恃之以成矣是故未濟之慎則其可以濟之秋也夫水沈而舟浮舟靜而楫動而理之相因一也從其情才之迹而任之以舟撐舟以水運水人且望洋而退豈有賴哉故卦凶而爻或免亦以其應而已矣火之刑水其害薄水之刑火其害酷離可以引退不恤其害猶與交應則離賢矣明者下燭而有孚險者怙終而自曳六三位進而才退棄餘光而保險未濟之害獨多有之則凶亦至矣離賢於坎坎利於離得害多者君子之常避禍速者小人之智成未濟者坎也而老子曰上善若水其為術可知矣

